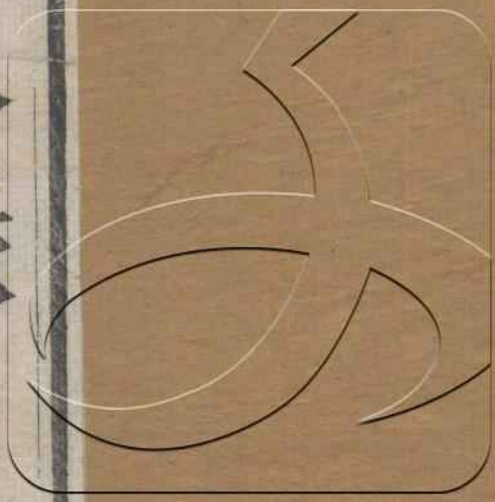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4245  
212



國朝文錄卷之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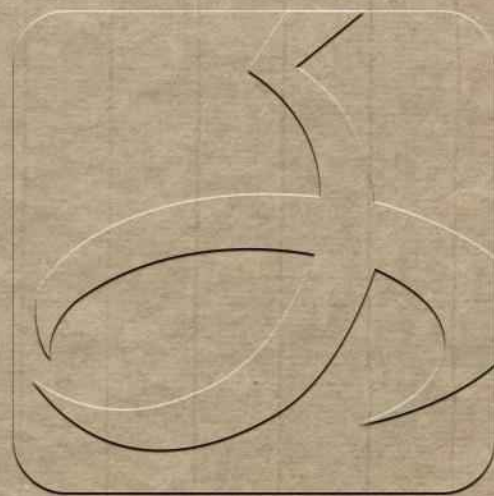
書類五

上海甯相公書



陳黃中

十月一日某再拜謹奉書相公閣下某迂拙無狀向曾辱一  
 顧之知藏之胸中謂當今公卿閒自任天下之重博大而卓  
 傑未有如閣下者比七月中從閩抵京屬聞有宣麻之命  
 中外欣悅因已迫試期足不跡貴者之門故不敢求侍言於  
 左右乃者猥承閣下降挹尊重一再惠臨開誠布公與草茅  
 書生講求天下之大計於芻蕘之說不惟傾耳聽之兼命詳  
 書其說以進虛懷下士樂聞讜言朝廷之上真未有如閣  
 下者也特自顧迂愚寡識何足少助高深且天下事亦本非  
 草野所宜與者因又念昔賢如韓退之僕僕光範門下三見



辭於闈人范希文進萬言書於時宰亦不聞有所採納竊嘗  
爲二公惜謂在上者素無求之之誠而輒以強聒固自取輕  
於彼相其言之不行宜矣今閣下偉抱遠觀超邁流俗禮隆  
而意切較唐宋之庸相賢否相去何如用是不敢嘿嘿略陳  
固陋以效忠於執事竊惟天子之宰輔經邦論道其於天  
下之事本無所不當知然治之必有其原施之必有其序綱  
舉則目張表正則影直正非必事事而親理之人人而遍識  
之也行道濟時貴揆度重輕而以當務爲急愚以爲當今之  
急宜講求者有三曰用人曰理財曰武備願詳進其說唯閣  
下裁擇焉自故國之盛衰係賢才之多寡人才衆多然後朝  
廷清明百揆時敘今內自公卿臺諫以下備官者不爲少然  
罕有正色立朝事君以道者大臣阿諛以持寵小臣懷祿而

苟安 聖主以大臣爲不足任往往驟拔小臣於稠人之中  
而小臣幸高位之已及身遂亦踵襲大臣之智馴致繩愆糾  
繆竟無一人則朝廷之上可謂乏才矣督撫爲方伯連帥  
之職專制一方其權尊其任重必明毅而公厚始足以鎮率  
外臺緩急倚賴今天下督撫二十餘人較短絜長莫能相尙  
大抵小有才者唯用苛覈爲精明優於量者祇以廢弛爲寬  
大舉劾任愛憎而不公臨下則恣肆而無忌其倚任稍分輕  
重卽有相凌之勢一唱百和從風而靡置閭閻疾苦於罔聞  
以阿諛取容爲得計吏既不稱其職民豈能安其生哉近者  
行臺大吏坐貪墨敗官者相踵則自藩臬以降官方可知外  
省之官以司計者三十有六以道計者一百有四以府計者  
一百九十二以州計者二百二十以縣計者一千二百八十

六而丞倅以下不與焉在上者欲使人人深悉而任之雖堯舜復生有所不得宰相以人事君唯在內而九卿外而督撫舉能其官而內以庶寮之賢否責之九卿外以藩臬監司守令之優劣責之督撫使各選相檢察則一命之士皆可得人俾傑出者既得盡其展施則中材亦自能奮勉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政治之源孰大於此舜任二十二人而無爲而治文王日昃不暇而庶獄庶慎則罔敢知今至流外小校悉煩至尊引見一日萬幾豈暇及此詳於小者每遺於大明於邇者常忽於遠 聖君賢相坐論廟堂曷不務爲大者遠者而顧終日奉行文書拘牽成例屑屑焉爲此叢脞之舉乎今爲約舉用人之目有十日分科取人曰慎擇舉主曰重名節曰辨邪正曰加俸曰汰冗曰寬法網曰覈名實曰懲貪曰酌

道里以銓選國家內外賦稅歲入四千萬有奇較宋熙甯嘉泰則爲不及比唐之開元大歷則已倍之乃京庫所餘歲僅五十餘萬外省藩庫僅足支銷郡儲僅有虛名州縣上供殆盡養廉取之火耗公費定於平餘上之取者愈多下之征者如舊且關權鹽筴耗羨日增故雖無加賦之名而民已隱受重賦之累至設官制祿在下者固宜懷敬事後食之心在上者貴先以重祿馭富爲勸今養廉定額在臬司各道郡守已苦拮据至州縣各官尤患費多而人少謹飭者勉安於寒儉不肖者必恣爲侵漁是官病而民愈受其病矣州縣一錢一粟旣不以自專故凡境內工役之廢興早潦之緩急皆付之無可如何視民如秦越視官如傳舍急公奉上之意少患寡憂貧之念多矣非有以寬其公費之需厚其私家之祿而欲

其洗手奉公興利除弊其可得乎至京員窘迫尤不待言欲使盡力於朝廷先使得遂其俯仰若貧窶已甚愁歎無聊中材未能固窮安保其自立今漢官自輔臣以下名爲倍俸然統計歲僅得銀七萬有奇米三萬餘石而已僕貨芻秣半多不贍太平全盛之時輦轂豈宜有此方今司計之臣方憂匱乏更爲此論必指爲迂然論天下之經費當合中外之大計操其本而爲恒足之圖誠得酌盈劑虛立經遠之法以制國用自可綽然有餘甯藏富於民無聚財於上誠當今之急務也今約列財用之目有六曰定旂制曰權錢幣曰興西北之水利曰輕征權曰減漕粟曰定鹽政自古設兵之制遠者無論矣卽舉兵民旣分以後論之唐天寶中鎮兵僅四十九萬宋開寶中僅三十七萬寶元用兵以後至有一百二十五萬

明初養兵專用屯田法故聚兵百萬不費朝廷一錢無事則畊戍有事則調發永樂中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四十萬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中部大甯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馭輕之勢嘉靖末始別募民兵遂置軍不用萬歷以後加派日增軍民交困由此觀之兵精則雖少而強兵羸則雖多亦弱從古已然今天下之兵自禁旅以外計七十萬人合各省駐防滿洲漢軍計之已及八十餘萬而每歲養兵之需至一千七百餘萬蓋居國用十之六七費無鉅於此者分闔將臣則爲將軍提督者各十四爲副都統者四十爲總兵者六十七爲專協副將者九十五兵衆則財匱將多則力分是以所在將卒器仗朽鈍技能怯駑沿邊鎮戍以輓輸不繼而苦於常饑內地綠旗以月糧過輕而不能收壯

士蒐簡視同兒戲戎行半皆惰游故有名挂伍符業兼擔負  
逐錐刀以自給假尺籍以橫行徒有養兵八十萬之虛名而  
究難收一甲一兵之實用蓋武備之廢弛爲日久矣兵不可  
一日不備其可不加之意乎今爲約舉武備之目有六曰謹  
邊防曰嚴海禁曰練士兵曰修軍器曰簡帥臣曰加月餉夫  
天下有形之患易防而無形之憂可懼今天下之勢法令具  
備而教化凌夷四民凋弊內無社稷之重臣外無折衝之名  
將即使今日庫財充溢士馬飽騰而人才消亡閭閻困乏意  
外之變尙多可憂而況各省庫帑空虛常平匱缺猝有緩急  
將何以支幸今天下無事耳然水旱之憂 聖世不免蠲復  
賑貸事不可常設遇灾稔頻仍度支告匱督撫不盡以上聞  
郡縣復失於撫輯饑寒流散之衆挺而走險草野奸民必且

圖顧而起興言及此可爲寒心明者見幾於未兆銷患於未  
萌閣下累承華膺回翔四十年奉事 三朝內外敷歷受

恩重則報稱難更事多則謀慮遠茲者新登政府必上有以  
答 主知下有以慰民望矢嘉謨嘉猷以爲我 后之告更  
孰有急於此時者乎而其要尤在正己以格 君積誠以悟

主崇寬厚以鎮浮凜風操以立懦懷堯舜君民之心祛富

貴利達之見此固親臣世臣之所宜自效者也且宰相時至

則爲屈指 本朝漢相至閣下已五十人矣其間克著相業

者有幾人哉惟望閣下救時匡主爲千百世之名輔臣以登

斯世於唐虞三代之治狂瞽之妄想延登後定無有以此瀆

陳左右者忝承殊遇思有以仰報愚戇之罪幸蒙矜察至條

目既多此書雖略陳大槩復各分著其說共得二十二篇知

閣下奉監視 秦陵典禮之命即日西行比日某又適有俗  
務倥偬猝猝無須與之閒不獲盡書以獻輒先附往四通餘  
俟繕寫續寄風氣日寒萬惟爲國自重某再拜

與王次山書

陳黃中

昨閱邸報知執事已拜烏臺之命得名諫臣 聖明之特  
簡肯任言責賢者之用心報非常之知副蒼生之望後天下  
而樂必先天下而憂區區超擢之賀詞知無足以相慰也昔  
司馬文正論言官當以三事爲先一不愛富貴二重惜名節  
三曉知治體三者具而始可稱真諫官然兼之者難矣執事  
久以直道著聲輕富貴重名節此素所蓄積固不待言惟是  
今日之居言路者非言之難而言必有當之爲尤難恭惟  
聖人以不世出之資勵精求治明目達聰廣開言路而於耳

目之司尤慎重其選固將收其忠言讜議以輔襄化理非徒  
以清要之官爲諸諫臣持祿養交地也乃或毛舉簿書期會  
之末或漫陳迂愚誕鄙之詞上無足動九重之聽下適貽  
四方之譏又其甚者伺探意旨與時高下外沽鯁亮之名中  
懷欺罔之實上之所期臺諫者至厚而臺諫之自處如此  
遂使 聖主求言若不及之心轉有輕視言官之意蓋臺綱  
之不振也久矣不有君子誰能救之夫御史之職本無所不  
當言而其要者在裨 玉德肅紀綱持大體而已 至尊春  
秋鼎盛天縱直聰溥如天之仁以幸天下三載以來澤無不  
被政無不舉至仁至明巍巍乎漢文帝唐太宗之上矣然古  
者蓋臣之效忠每憂盛世而危明主蓋盛世則持滿爲難明  
主則易於自足當豐亨豫大之時而人主啟怠荒之念此君

子所深懼也是以賈生陳痛哭之言鄭公進十漸之奏直言極諫不以爲嫌而當時人主亦皆容納聽受書之史冊主聖臣直以爲美談此誠萬世君臣之義也今則上有轉圜之聽而下未聞折檻之爭啟心沃心大臣之責也而大臣則惟以容悅固寵爲能捨遺補闕臺諫之事也而臺諫則以奔走囁嚅爲智以大有爲之君屢下求賢之詔而有君無臣倡而不和便辟側媚者進聲色玩好之端開防微杜漸不可不慮此治亂安危所繫也夫以唐虞之盛皋益之賢廟堂矢謨有吁有咈君臣之際獻可替否乃成泰交惟晁錯小子有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之語諂子纖兒藉爲口實此正所謂一言可以喪邦者也以道事君當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今

深宮燕私之閒用人行政之舉豈無一事可議而公卿輔弼之臣侍從臺諫之列莫不唯阿面諛卷舌同聲牢不可破無乃遠於恭敬之義而殆有賊之意歟惟執事素有比稷與契之心當必有致君堯舜之術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乃爲無負聖主之簡擢耳惟望以至誠憂國之心絕絲毫近名之念積忠懇之實抒切直之辭要於進規之中不失告君之體則明主固可以理奪引君當道而天下莫不正矣故執事今日所陳苟非有關乎君德之大者則願勿言御史爲執法之官柱下惠文本以彈治爲事臺閣生風則奸邪始有所畏忌而君上之勢尊古之能舉其職身犯權奸不計一時之利害者不可勝數初非好爲訐直蓋其守官之分宜爾也而今之爲御史者何如哉方其未居此官則昏夜乞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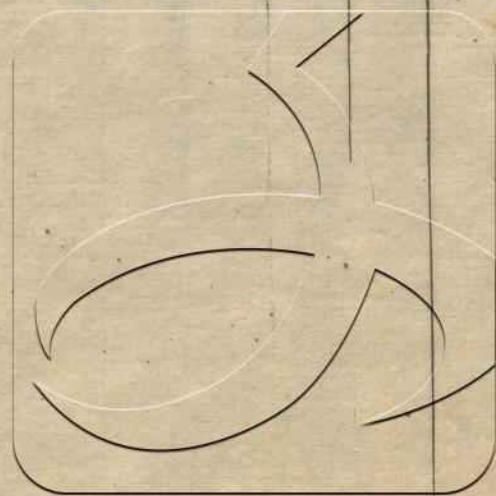


權貴之門以求其援引之力既得入臺則方且懷薦達之恩私聯黨同之聲氣日揚揚焉以五品之官從九卿之後泰然若以爲御史固當如是者緘默奉已者一二年其中猥瑣尤甚者權貴復喜而汲引之其烈焰流毒深中士大夫之膏肓至有甯負君父而必不敢少忤權貴者舉國家之臺諫盡甘爲權貴之私人士大夫之廉恥道喪失其本心至於此極此非僅臺諫之羞而四維不張實社稷之憂也而所謂權貴亦初非有奸人之雄如偃月格天之甚也特以頑頓無恥爲有度以模稜兩可爲合宜不學無術以自是其愚植黨乾沒以自神其智此真患得患失之鄙夫不可與事君者耳而言路之風靡已若此萬一有如古所稱權奸者竊政柄以抑揚威福尙望此諸臣能爲國盡忠抑其勢而挫其氣吾知

其必無是理也人人如此則臺諫之有無何關國事之輕重與設官之初意不其刺謬歟夫雞鳴不已於風雨松柏後凋於歲寒獨立之君子當之其必有以處此矣執事回翔史局者十五年閉戶編摩泊然自守跡不及權貴之門卓然直諒之節素已取信於世前此當軸者屢欲引置臺端力辭未就今茲選由主上慨然受職想高懷計之審矣肅白簡之威袖中彈文將必有在苟抨劾所加無繫紀綱之大者則亦願勿言至若用舍之辨軍國之宜閭閻之休戚皆當舉其大者遠者而陳之更必洞悉其得失之要斟酌其可行之實然後形之封事乃非徒爲無益之空言若第請朝改一例暮增一法以爲解嘲塞責之計此自有其人爲之尤不願執事瑣瑣及之也昔陽道州范文正之爲諫官退之永叔以其不卽

言也故或著爲論或貽以書激之使言惟恐不至今某知執事則非患不言者故敢以所不必言者諷執事以勿言其意與韓歐兩公異而實同也夫人無不可立之節事無不可爲之時惟有志者事竟成耳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眞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薦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尙盡去五季之陋忠節者相望某昔讀之未嘗不廢書而歎知國家用諫臣之得人乃可易天下之風俗也 聖清之興休養生息於今百年矣內甯外安幅員之廣生齒之繁跨越百代獨是士大夫之廉恥名節遠遜前古懷利相接頽墮委靡邇年以來日新月異雖在草野竊嘗隱憂以爲必得有亮節偉度之人出居言路則精神足以折衝邪佞議論可以激發

懦頑滔滔之勢尙克挽回執事負英偉奇傑之才素以名節自期天下想聞風采之日久矣今承 三接之遇望冠柏臺萬惟以天下之重自任犯顏納諫行道救時以爲後來忠直之倡使異日史官記之謂 本朝名諫官自王某始豈不偉歟元之希文諸公安在其古今人不相及也某迂愚寡陋非不知此書所云皆當世所掩耳而指爲怪物者特以素蒙深知愧無少補於左右且以爲惟執事可以聞此言也故欲已不能輒獻其說縱筆盡意遂盈數紙伏暑方盛起居何似惟冀爲 國自重不宣



貽侍御史王公書

胡天游

昨歲賜書教誨至切愛惜期望之意與川泉俱深感從中懷  
翻覆靡竟天游費留京師日益無狀庚申冬重以卧疾連月  
幸溧陽公護而振之久久羸弱謝置筆墨是以半載來不獲  
輸忱貢辭上請左右近七月朔陳禾叔至北因就相見得聞  
起居及昨在徐州事信乎道益窮節益壯今世矯立特出未  
有如公者也公前居翰林有所不爲及遷御史糾劾慷慨雖  
遽歸至今談者稱重夫身任是非賢不肖之責爭事體於得  
失進退之交拔奮污泥之中與古賢者同其道公自待誠何  
如哉雖然孟子稱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孔子於時  
憂世皇皇宜一於仕猶必有所止者度勢明而審理定也今  
公之勢宜止乎宜仕乎仕果有所救拯而匡勗者乎足以行

其意乎審而度之否乎抑決辨焉否乎審且度焉勿俟游言假其未然公一出而終不得施何若介然以安貞甚惜乎金玉之美遭漫毀於泥塗也故以為當止者斷斷宜學孔子前年禾叔往聞道還姑蘇冀其見公託致愚意後逢進士趙永孝乃知公頗欲來顧向恐其未信都下一二諒直者又望公早還臺端要之理勢彼皆有所未辨愚竊為公辨之以其辱知門下過絕羣等若此知焉不以告何所盡忠於公因陶奉常歸吳敢奉奏記道諄悃唯垂鑒焉

與履先羅孝廉書

胡天游

孝廉足下聞聲甚久往者章侍御胡給事相見京師時時道姓氏知足下學長於詩夫詩為道大矣昔孔子以三百篇教其弟子至與易春秋並列為一經是豈易言者哉與觀羣怨

之旨風刺美惡之微苟或失之何有於是古之為詩者其味深以長其義婉而正其意高而辭麗以雅其流連感激悲喜憂愉憤時嫉俗之致吐於心而適然誦乎口而鏘然其動物也速其與人也多是雖未能至三百篇若其旨猶有存者僕常歎夫去古逾遠數百載來翫完瑣屑者爭起為詩淺陋無識之徒又或從而妄多其論說等乎倡優之賤且鄙盜賊亂而鬼神禍而不復知欲詩之勿亡不可得也足下既長於詩遠自嶺外流稱都國雖初未得見意其必高往邁出揮棄一切如僕所云云者以上效古人日給事書來乃得足下所作觀之給事又述足下語云雖煩於此功久尚未敢自信欲僕為一一指別論議之夫今世描畫面目希飾聲譽未知比與何等爭詩自矜朋友素習者或規得失輒怫然起足下獨從

八千里外向未始交面之人使示短長以求益其所未至足下之於人異矣哉惟僕愚鈍放情世事無能出所有以報勤之意雖然以足下之遠且勤而無以告僕懼其以隱焉者獲罪足下以足下之遠且勤而不惜來問僕知雖直說之度足下定勿為責能審其所以為報者之有異乎他人也夫足下信長於詩然亦嘗知詩道之大而務求進於古乎所有論列其條頗多紙幅別具惟覽焉不宣

與朱孝廉書

胡天游

僕初至京師聞有道高邑女事甚烈者少時足下相見囑旌以文詞既而又述其父兄及其邑之欲不朽之者勤勤之意則嘗許為之傳夫文章所存凡以達道贊義宣德揚烈也苟其人事無與乎稱述亦何為為之人與事足稱述已雖為之

若其未嘗為之非其人不能即其抑氣趨陋求悅乎俗且俗至不足道將以吾之辭從而悅之其恥且鄙視不能者奚啻倍甚僕觀古人當時遇世可感歛事率慷慨作之楊光祿於唐貴梅歸寺丞於張烈婦並不待求請咸為激彰光祿未暇論寺丞於文章尤有名其於張氏非徒傳之也至反覆數四與俗人相撐拄以為人倫節概託係之重要必自伸其辭不計謗譽於齷齪者近世於文章絕無解者但得豎夫芻兒塗巷語言乃謂之工反是乃謂之不工工不工慎悖若此彼其作者肯徒為之柳河東碑饒娥范曄傳皇甫嵩妻李習之傳楊烈婦雖古今傳之其於辭猶未工僕嘗觀三國志注五代史皇甫士安敘龐娥親歐陽公敘李氏與習之高愍女碑激發盡意可為工矣假出自今世使眾讀必有背嫉交訾深相

不善者嗟哉凡人行事自聖賢豪傑忠臣孝子悌弟信友奇  
行異節欲使聞於後要不能不藉文以傳今之俗人知託乎  
文矣顧惜其能者偏好其不能者傲潰陋鄙一至如此可為  
憫笑者也夫樂蚊蟲之聲者未可與調清角故僕於一切以  
文辭請來者率謝不願為惟女事白著聳切如此又申以曩  
者之說遂為撰次貽足下或有不敏乎俗能通其意思審其  
語讀者然後稍示之無輕傳

與吳閣學書

劉大櫨

大櫨再拜奉書內閣學士吳公閣下伏惟明公卓犖天授之  
資抉摘今古探其奧突發為文章珠璣玉璨颯颯乎長離之  
鳴鐘鏞之響而位勢近於台輔德澤加於兆庶聞海荒微聞  
公之名無不束手歛衽瞻顧而不敢前大櫨方孩穉即知慕  
望竊願裹糧負笈徒跣相從而自顧卑賤巨公貴人無可通  
之路又僻處江鄉數千里外欲翹首跂足望見君子之光儀  
既不可得向風奉尺素之書號呼請託於門則懼不見納是  
以杜門自守遙望堂階茫如梯天蹶躅不敢遽進近者客舍  
蕭條之際忽聞從騎馳入曰明公且至夫生平愛慕願望之  
人十年不見而猝然羈旅相值喜出意外安能默默不以自  
明然猶以尊卑濶絕草茅之夫拜跪趨承自慙鄙陋惟恐獲

冥於左右而自取不敏之誅明公不嗤笑以爲狂惑而憫其窮屈施之賞歎慨然以樂育天下之材自任懇款周詳意思高厚實非大櫬之初念所敢企及語云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明公於大櫬非有平昔過從之素一旦橐其文大其聲疾呼於儔人會聚之中以吹埃咳唾矢口之力拔擢閭閻孤處之儒生出之泥塗之汚而措之几席之上其爲全活之恩長養之德不知將何以報之且夫負異懷奇之士非無絲粟之能可采取者莫不攘臂慷慨成思自致於青雲而大櫬居閑處約困不自聊日月無窮歲復一歲欲往京師應舉求官念無扳聯之親投契之舊朝夕薪芻食物之資無所取給誠恐一日失所饑寒并迫惶惶焉無可告訴今則翻然矣勃然矣荷明公以爲知己既有推引之力又有哀憐之意竊用私心自喜以爲獲所依歸夫負販之輩苟急所圖奮身以往猶不可遏况當路而施仁有明公者以爲之主也哉

再與吳閣學書

劉大櫬

十二月二十一日大櫬再拜謹奉書內閣學士吳公閣下向上書後待命凡四月有餘不見還示乃復敢畢其說伏惟明公鑒其愚大櫬聞之人有失足九仞之井者烏獲持長繩千尋方欲拔而起之而井中之號呼不止何者幸生之期愈近望救之心愈迫也大櫬不肖樸騃粗鄙才能無可採而名聲不聞於里巷爲世俗之所共棄久矣明公不知其愚卒然於道途之間羈旅之際一見而以爲可取歸於中朝執縉紳大夫之裾而告之曰桐城劉生者今之昌黎也自東漢文壤曠數百年以至於唐唐興百有餘年而韓愈氏出而振之至今

未有倫比以大櫬之不肖一旦而得以肩隨其際明公之知大櫬者至矣其所以待大櫬者厚矣而大櫬復有所云云則九仞號呼之說也自古布衣以大臣之薦聞蒙顯擢者史傳中不乏其人况今天子新即位勤於政理求賢如有所不及明公方荷 睿注之隆立便殿朝夕與 天子相吁俞四方之士爭得明公之一言以為重明公不言也明公而有言九仞之墜宜無不起者夫明公之於大櫬固不惜一施手之勞也設使以大櫬之見知於明公而大櫬之溺卒不可拯則命也雖有知大櫬者千百人非所敢望矣抑又聞之韓愈氏四舉於禮部而不遇皇皇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乃卒至宰相之門上書自請大櫬之窮何足道然獨悲夫古之為韓愈氏者之窮至此也

與左君書

劉大櫬

大櫬在兒童時即知有足下之賢潔清自持與世俗殊向即欲擔囊往從之游而事故羈牽不獲如志近者於皖城一得相見足下不以其無他過人遂有願交之念出於懇懇之誠心夫以足下之汲汲於古人立志行身幾皆可以無愧而大櫬方坐於闇昧之中思一追尋足下之光華不可得足下不自知乃一見即以古之人相許亦見其相望之深相期之厚則大櫬雖不肖而其於世俗之不相知雖累千百輩其不足為辱而足為榮也省矣又何恨乎大櫬非知文者足下顧出其平生所著述俾相商訂此無異投金玉於拙工不破碎毀壞之不止雖然大櫬之從事於此不可謂不久方其盡心力而求之軒皇以來聖經賢傳以及百氏諸家之辭章為日星



川嶽牛鬼蜮蜂種種形神世既有其書無不求而得之而不知其解者蓋寡則其於足下之文希風掠影苟有所測敢不盡心夫文字末技也其於吾人乃所謂餘事然見世人頗不知有此可嘆也司馬子長韓退之所爲文具在世亦皆蒙謂之好然使藏去司馬遷韓愈名氏令今人見之鮮不資以爲笑豈復能深加賞歎哉謹撰序文以往聊用發舒其懷念之情須相見乃能盡意臨楮悵望不宣

再與左君書

劉大櫟

前在庭見所書汪節婦事知足下於不善無不譏於善無不欲張而大之崇德罰惡動於肫懇既歎足下之處心居志絕乎人及旬南到皖城又知足下欲以此事聞之縣令入縣志爲節婦畱不死於千載足下之於人何其思思無已也雖古

仁人之念無以踰此然大櫟視之此事亦可爲可不爲耳凡人之傳姓字存也姓字何足深據往往有更易之者矣方策所載其人見以爲其人云爾尙有雷同者矣且古之著書者或託於他人以傳或書存而姓字磨滅或一書而疑似數人之手終不可辨詩三百篇多不知其作者所自尙書紀唐虞三代言動亦安知當日史官爲某氏爲某名也論語禮經孔子弟子所錄次究竟不知弟子之名氏左邱明傳春秋或疑非邱明作劉歆必謂之邱明無疑孰非孰是孔子曰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其爲此之邱明與不爲此之邱明與未可知也孔子以邱明自比邱明當爲孔子同時人且先達者春秋傳於孔子卒之後是又有一邱明矣世第曰左邱明邱明既不一人胡以別之國語之書果邱明外傳乎抑他人作乎司

馬遷所稱厥有國語者安知非卽春秋傳或曰穀梁赤漢儒也然亦安知必非子夏弟子耶戰國策未必一人作也抑其作者爲誰哉著書者姓字淪沒若此其載於書者安足爲信春秋書尹氏卒尹氏男子乎婦人乎李白生長何地舊唐書與新唐書牴牾辨論嘵嘵卒不明白宋朝人有張先者與湖州張先同時皆字子野高下不必等而姓字了無所異然則士君子立身行己非以爲名於後世也斬已心之快足耳堯舜禹周孔子過此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後亦不復知矣世雖不知堯舜禹周孔子固在也其精意流於上下並日月貫鬼神天地存卽其理存其理存卽其人存浩乎四海不足爲大巨乎往古來今不足以爲久且遠安用姓字爲而君子於世之末節小行汲汲焉惟恐聞之不詳書之不實而傳之不廣

特吾人好德之心不能自止且以爲來世勸耳嗚呼此又視其文字之工拙何如矣工則其人傳不工卽其人雖傳不顯周以來史籍具在而世人讀宋元之史必不如其讀左史許遠守睢陽頗爲當世所詬訾及韓愈爲作傳後敘而近古來死事之臣流播人口蓋多不及遠者矣汪節婦事足下旣以書之於紙誅姦發潛卓不可廢又安以縣志爲也大櫬之先大父有側室章氏非獨志行可矜乃其撫字之恩有可感者思所以報之末由會郡守修府志欲籍名志中近思之亦不須此略撮所知大概草書一通呈閱寄汪節婦傳一首經義四篇此所謂啖鄉豪以戎菽以負日之暄獻君王足下接之想見啞然笑也冬寒矣惟萬萬自重不宣

答吳殿麟書

劉大櫬

殿麟足下頃惠手書辭重指疊大抵閔我之窮憤我之屈意氣肫篤迴出世俗尋常之外茫然增悲且感且愧然竊自思念僕雖窮要無足矜非有屈又何能憤耶天之生人其賦性受性異於禽獸故古之君子戰兢怵惕以自保其靈明惟恐失墜而終其身常在憂懼之中自善其身矣而又不忍同類之顛連乃始出其身以先覺乎天下其身雖在崇高而心實存乎抑畏其外雖若逸豫而內更益其劬勤若是者何也凡以爲天下之民非爲己也是故不必富貴不必不富貴貴則施澤及一世賤則抱德在一身富則有以自厚其生貧則有以自處其約時其天明則與物皆昌時其陰閉則與物皆塞爵廩之來也吾不拒其去也吾不留其來也吾不以一毫而增其去也吾不以一毫而減故可富可貧可貴可賤而吾之

修身勵行要不以一朝而變易也且夫君子之心豈不欲四海九州同歸於太和之域哉然而有命焉非我之所能爲也今夫隋侯之珠無網罟不能自出於淵崑山之玉無椎鑿不能自違於璞九和之弓少府之弩無射者以發其機不能貫魯縞樸屬之輪馱馱之馬無御者以執其轡不能獲一禽麟不能畢足而走鵬不能戢翼而飛夫挾奇材懷異質不能自結於中貴執柄之人阨於州部嶮巖無由自見其美者從古皆然非獨一世也如以天下之美在我不辨從違不論可否而第欲從心直遂是溽暑而欲進其狐貉沍寒而欲施其絺綌執獼猴而衣以黼黻裘裳之服遇斥鷃而饗以鈞天九奏之音必不售矣人不能自見其面而鑑以照之則明彼生而富貴者其骨相與人殊矣其外妍覩其貌而相悅其中慧聞

其言而愜心於是被之以時服振之以華纓輕軀輒步進退中繩瑤珥珠璣其所素蓄也碧盧照乘以相投贈也使天下之男子婦人寤寐寢興咸願與之交歡而恐其不及有如越女秦娥陵風獨立而顧使棄家之醜婦參錯其間自以爲不類故裹足不敢前也夫僕者天下之顛醜也反昏歷齒蹙額豎肩衣敝緼之衣繫疏麻之履今人目雖無所見奈何令薪采之夫與繁華之子比立而并觀哉今夫農圃之人汗手塗足以謀食商販之輩買賤鬻貴以阜財巫匠之徒祈生送死以逐利仕宦之侶偷榮竊祿以肥身若夫畎畝山林之士埋藏於窟穴之中與世共處而心不與處與俗相違而身不與違此亦各有其分願惟上天所命譬如薰蕕冰炭豈得而強同哉夫崇山狹谷熊虎之所據也人歷其險而悽傷古木虬

枝猿猱之所狎也人陟其顛而惴慄斷港梢溝鱗鮓之所遊也人人其中而溺死人旣性異於物而人與人性更不齊若僕者鄙野之姿枯槁之質泉石之耽而澹泊之爲樂僕之不可爲公卿大夫猶犬之不可負重牛之不可急驅馬之不可執鼠彘之不可守閭猶喑者不可使言偃者不可使仰短者不可使援生而有疾在其體安得與強梁者並走而爭先耶人世之好尙非我之心思所能測度也目無不欲色而色之美者未必愛耳無不欲聲而聲之希者未必聽口無不欲味而味之和者未必嗜鼻無不欲臭而臭之芳者未必佩故有以無鹽而濫厠於深宮以下里而和者數千人以創痂之穢汗而齧之流血以大臭之無能與居而隨之不能去好惡者存乎已者也誹譽者存乎人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豈我之

能爲謀乎今夫星紀之運江淮之流日夜奔趨無時而止息彼世之勤求富貴以爲尊榮也自我觀之好逸而惡勞喜安而懼危貪生而怖死人之情也任宦者舍逸卽勞去安生而入於危死之地自以爲榮吾不知其榮也自以爲尊吾不知其尊也且夫天下之事非其義則不可以冒其利無其德則不可以邀其福非義而利利將爲祟無德而福福且爲戮古之時未有以爵祿爲榮者也世降而德衰然後諸侯利有其國大夫利有其家庶士利有其職位夫黃金爲丸彈瓦雀於高巖之上人必笑其爲愚心豔乎富貴之爲樂苟得壯其宮室多其妾媵服其輕煖飫其肥甘則雖觸死亡之罪嬰刀斧之誅甘心而不悔夫郊祀之牲在滌三月然後陳肩膊臠於鼎俎非不榮也然而爲牲謀不如其在牢柵之中辟狐豹之皮

以爲天子之裘坐明堂而蒞宗廟非不尊也然而爲狐者悲其不得首邱爲豹者痛其不終隱於霧人心之靈異於物至於窮達顯晦之交智不如狐豹何也君子者修其在我而已日月不爲黎老之憂悲而稽其躔度雷電不爲嬰兒之恐懼而匿其聲光都梁蘇合不爲服媚之無人而移其臭味君子樂天知命不爲愚氓之冷暖而倚其操持獵姚姒之精咀盤誥之華所以蓄吾之知坐思行追默識乎黃帝堯舜孔子所以尚吾之志居窮履困毫毛不敢取於人所以堅吾之守見物之生不見其死所以長吾之恩由義以生其氣浩然充塞而無所屈撓所以全吾之勇天之高非步仞之可窺也地之廣非道里之可計也君子盡其在我而人何與焉蓋明天之道察地之理因時之序安其固然而已豈能拂天地之經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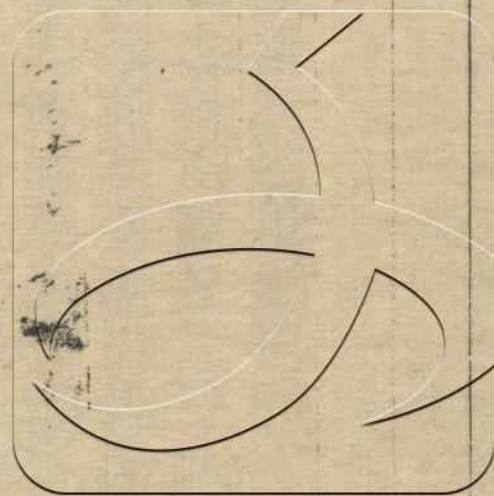
四時之運以日爲夜以冬爲夏以奔忙爲休暇哉嗟乎若吾子者孩穉喪其母而父有癯殘之疾左右侍養無違凡七八年不倦近者父年彌老病亦彌篤乃更與同牀而卧昕夕扶持不敢須臾違離其寢處昔賢所爲善事其親固僕之所厚望於吾子者比俗之人富貴爲榮棄其親於千里之外定省缺然疴癢莫問其不足動吾人之歆羨矚然明矣誦足下之書辭不能無慨於中報章繁贅惟加諒察

上大宗伯楊公書

沈德潛

德潛再拜上書大宗伯江陰公閣下昔歐陽文忠公之好士也士有一言之合於道不憚數千里求之甚至過於士之求公嗟夫公之汲汲若此豈若戰國四公子呂不韋之徒有市於道借多得士之名以傾動天下哉良以國家得一人則轉相汲引至於數世猶享其利故好之如此其篤求之如此其勤此皆忠君愛國之心凝結於中不啻庸人之於嗜欲卽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豈惟歐陽公哉凡爲大臣之心何獨不然今天下抱道德而通經術孰有如閣下者推賢薦能振拔淹滯爲已任孰不有望於閣下者閣下固今之歐陽公也往者總制滇黔宵小中傷畱滯數載比於司馬相公之洛下今天子御極以進賢退不肖爲務除去一二傾險嗜利之人

而正人君子漸次登用起公萬里外畀以秩宗兼領大司成  
 之任則閣下之所以報天子思為國家樹根本縣遠之  
 計者誠無如以得人材為急務也昔朱子有言天下事非一  
 二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古之君子雖德業智謀足以有  
 為未嘗不博求人材推挽成就布之列位以冀事之共成又  
 嘗誦諸葛忠武之教謂諸有忠慮於國者當勤攻吾之缺是  
 以得崔州平法孝直諸人之助方今明明穆穆千載一時為  
 大臣者正宜留心延訪廣進善類以共襄文明之治今閣下  
 蒞政以來未聞有所推引豈天下之大無有如崔州平法孝  
 直諸人耶抑或知有其人而謂國事紛糾煩重無暇及於此  
 耶竊恐徂於自安月延歲遷一旦老成漸孤陽消陰長其隱  
 匿潛伺者羣出而投吾之隙以盡反其局羸豕躑躅之象未  
 必不伏於柔道暗牽之時也方今可以此言聞者惟高安相  
 國而德潛地分濶絕名未通於左右不敢瀆陳閣下同朝論  
 政暇其以是言商之乎德潛累困鄉舉白首無成濫膺鴻博  
 之薦仍遭黜落目下驅車南還自分老死草野不復萌用世  
 志矣但願秉國成者同歐陽好士之誠體朱子求賢之切俾  
 君子並進朝廷清明德潛得晏然山澤歌詠太平以為盛  
 世之民此區區之忱所望於二三大臣者庶幾且暮遇之也  
 伏維為國自愛倍保隆重謹再拜



與林穆菴書

朱仕琇

仕琇今年已屆四十此聖賢制心而不動不惑之時而庸衆人所爲無聞見惡者也蓋昔之倜儻非常之士及夫此年其功業卓爍震動名聲風馳雨驟於天下人耳目因得自信列於古賢而無疑質諸百世而不虧何者此一世固非後所得遺也則何得遺乎名此一世之人然則名於此一世卽其名於前後千百世之人也故其所以自信而喜爲無忝所生爲死而不朽乃不覺日月逾邁之可悲也故嘗讀孔北海與魏武帝及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彼其無時感事慷慨自數其齒其言激壯有足悲者彼自計其生得不腐滅然猶不能已於悲也至於揚子雲寂寞嚴君平沈冥尤宜侘傺蕩墨乃不自得而時人譏之笑而不應終日垂簾市中讀易不輟彼竟



不以後世之名槩於中是何也跡子雲到長安時已逾四十  
 卽汲汲圖名已爲日暮途遠而泊然自守執戟不怨班孟堅  
 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觀其作太元法音州箴四賦反廣二  
 騷畔牢愁以擬昔賢亦非無意於名者矣然劉歆范滂桓譚  
 侯芭之外無能知者豈此數人遂足盡一世之選耶此數人  
 知之遂足爲名一世而無聞千百庸耳俗目之擾擾耶以名  
 於前後千百世之人卽此數人已可自信則真不必如前所  
 云名聲風馳雨驟於天下人耳目也故君子觀其徒與何如  
 而有以審已矣觀徒與不於衆寡於其賢否也賢之足勝衆  
 故衛靈欲以己當五百乘詩稱人百其身劇孟以匹夫而闢  
 吳楚之勝負也今讀唐書元和長慶閒人傳如曰由此知名  
 又曰弱冠名動四方甚尋常也如曰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

則讀者肩軒心肅想見其人其榮多矣是豈不以賢之足勝  
 衆耶

復雷副憲書

宋仕琇

古人自評贊其文者自尹吉甫始故曰穆如清風又曰其詩  
 孔碩其風肆好夫子刪詩不替其辭殆以爲亦各言其志之  
 義其後司馬遷揚雄杜甫李白韓愈柳宗元各道其所得力  
 未嘗諱也近世日崇謙抑自盛德事然以爲古義當爾則牽  
 引失實矣荀卿子曰言己之盛美擬於堯禹而非夸也夫子  
 自稱知我其天又欲如天之無言不惑知天命耳順從心所  
 欲不踰矩皆歷歷自言之何嘗一於謙抑哉竊謂師古人在  
 師其意不在形迹夫子罕言命與仁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  
 有宋諸儒與孟子則力言之必執形迹以孟子宋儒不師孔

子可乎哉門人以孔子爲隱而孟子則外人皆以爲好辨韓退之則張籍以爲好勝是皆時勢之不同也向見明朝人刻制義皆不用圈點評語而今則用之亦從其時耳送孟東野序韓退之極盛文字然李文貞粹言中不采入亡友林穆菴亦議之二人皆自命究心古文然尙如此不解文法豈獨庸俗人爲然哉本不敢於執事之前嗷嗷自是因執事牽陰君靜夫爲言恐并爲一談沒古義之實故不惜冒文過怙非之嫌而列其無違於古人者如此也生平讀魏叔子汪鈍翁邵子湘儲同人方望溪諸人文集見其自負之處皆有病痛恨不得與同時攻其非而贊其是今幸與執事同時又蒙執事不棄而指摘其所自負者有如歐陽公於徐無黨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乃不能下己而受教焉則思已幸生前諸人之

時而喜攻其所以自負者果能盡中諸人之意耶然不中而相反復則固有義之至安者出於其閒則彼此均有益也今仕琇不能受執事之教亦望執事之不棄賜之反復以出其至安者耳其他指示訛謬者現在改正有不能相同與不必諱匿者仍存之以聽後世人各爲是非從違於天地之間

與胡稚威書

朱仕琇

南還趣於同行未得向三兄取別發在道作十日悵快京師相面卒卒兩不盡欲言遂負十數年學古道甘苦欲得其人明之之盛心良可歎也仕琇治古文自晚周下迄元明百餘家雖不能盡識亦嘗行其厓畔知其升降所由六經之作聖人本諸身垂教天地萬物理畢備孟軻七篇明仁義荀况輔之斯非背師以售術聘周假道德放言管商新法不韋呂覽

穰且孫吳申軍制邱明傳春秋災異於董劉詩變於原史變於遷易紹於雄相如好靡韓愈救其弊此周秦漢至唐爲辭之大較也皆馳騁聖人未流著書要以六經之旨有正有僞然學者一例存之不欲深明而舉廢之也其所以惜而不廢者非謂於道有疑徒以其詞耳則辭之繫於立言固不重與自韓氏闢佛老後千餘年道粗明然爲辭益下大約唐長慶後其氣傷宋熙甯後其理濇二者交譏古文道缺不全以迄於今雖其間數十豪傑力自振頹廢中然以二者追隨終始卒不能脫也豈非世運爲之與竊謂辭之要具李翱答王載言書辭之本具韓愈答尉遲生李翊書繼而議者益支稍事藻績聲悅則夫辭之益下固亦從其趣也然則專罪世又豈明通之論與輔韓愈相次起者李翱而外若柳宗元杜牧歐

陽修蘇洵父子李觀曾鞏王安石姚燧虞集歸有光王慎中之倫雖派有遠近要爲斯文大宗學者所當依據舍諸家而外求系固不免前二者之失矣又其淫則公佃規矩裂六經以逞強欲不囿於世而納於作僞若前代濟南新安之類皆廝養僕隸僭主人曾不得比庶孽沐猴而冠妄自侈大亦可哀也仕琇山中窮古十餘年苦無所得終日言不出軒序然守系大宗不敢遷毀其後去游京師士大夫間見號爲治古文者能免二失蓋寡三兄以不世奇才遜志斯文高摘冥取錯落軒豁庶幾務反其辭於元和之上以稱其才恢張欲絕之緒延大其系放淫辭匡二失令藻績聲悅者易其趣以及六經之盛不亦善乎仕琇雖不敏亦當勉從輔者之列比諸武事左枹右鼓以進也三兄以爲何如 國朝古文道寢不

講作者無幾人仰維自愛式昭吾代無遺後世評議不勝拳拳

答王光祿西莊書

朱仕琇

竊仕琇聞中之鄙人也少未聞道老益衰墮貪食息苟歲月於田野不謂大人先生儼然推之翰墨之林惠然收諸教誨之末手書千里示以讀書作文之法誠仁人君子哀閔衰陋有加無己之盛心也詩曰錫我百朋易益之中孚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今閣下嘉惠仕琇所以錫且益之者不既厚且多乎熟復大集穿穴經史剖別精核其記序銘誌歌詩法度不失而風趣尤勝欽服何似承詢以仕琇所處拘墟之見豈敢上陳要亦循古人所云力體之時憂其不足耳古人所云多矣體之無不驗者而大旨則韓子所謂無人之見者

是也一枝之微古人嘗遺耳目爵賞非譽以求之及其至也皆與道通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伯牙學琴成連棲之海上以移其情以海上者無人之處也精神寂莫百感皆息而真者出焉而琴以名斯其為學之要耶若文者古人所以自著也揚子雲曰言心聲也蘇子由曰文者氣之所形太史公曰讀其書未嘗不想見其人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韓子曰君子慎其實柳子曰文以行為本斯其為文之要耶誠知二者之為要而力體之其必有自知者矣夫子曰人不知而不愠斯又君子之所以自立也古之垂教者聖人不具論其有言立於此而後事自應世世可稱者若遲任史佚臧文仲子產叔向之流是也他若百家雜術孫武之論兵靈素之醫經皆非有所專主也然百世莫能外焉

至眉山蘇氏於仁廟時爲興作之言神宗時則進休養之說皆隨時爲之辭而學者或以病其吞之不純信他若劉歆陳元賈逵古學見排桓譚鄭興非識爲罪韓愈以諱辨史冊垂譏歐陽修韓琦持濮議貽誚學者是非之難定也如此則所云切於時者亦豈易言也哉仕琇辱閣下下意接接故敢悉其愚竊見近時人不說學士多疏陋故豪傑之士率以博覽自喜夫經言精與史籍紛繁加人自爲之書與世而增雖有上智豈能徧理至傳聞回互文義點竄先後相積疑竇牛毛但當存而不論豈能窮其自出古人於事訛誤未有折衷者但云當考或云慎取如是而已其言誠有味也夫子曰我知之矣如爾所不知何此聖人所以爲萬世法也近世士多奮其私智以誣古籍鑿空立說徵引繁富足佐其謬其弊始宋

之一二名人自喜之過後遂益甚嘗怪孔氏刪詩書古有是言自司馬遷以來無異辭而近世有云詩無刪者風雅頌之名見於周官左氏卜商之傳而云詩有南無風司馬遷韓愈柳宗元李翱皆稱左氏文采法其所爲而或以爲衰世之文漢初春秋學官專立公羊董生以之名家唐殷侑欲繼何氏作注韓子與書欵歎之而或直詆爲邪說章懷太子後漢書注自集一時屬官所爲非苟作者而或以爲章懷少年讀書不多故多遺誤又因嘉祐集目無辨姦論遂直指張文定墓志及東坡謝書子由志文定之文皆爲僞作其悍而自遂無所顧藉如此豈古人謹厚之義耶揚子雲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孤陋固不足以盡道然苟况載孔子論士之言曰不務多知務審其

所知則所以主乎聞見者必有道矣古人治經非專門名家  
教授者皆取大義通不爲章句若孟子荀卿李斯賈生司馬  
遷劉向揚雄班固是也故遷稱李斯知六藝之歸固謂向父  
子揚雄爲湛深經術謂優於其義也至於物名器械之詳則  
季漢通儒徐偉長之流亦知鄙之矣學者幸不爲君子所鄙  
又安畏世俗之譏耶至著文之道第本其所得於古人者調  
劑心氣誠一以出之齋莊以持之優游以深之曲折以昌之  
援引古昔以矜重之使其言粲然各識其職而不亂澹然各  
止其所而不過則雖尋常問訊起居之辭而人寶之如金玉  
襲之如蘭芷聽之如笙瑟味之如醪醴有不忍去者矣何也  
則以其心氣之清和惻怛感人於微而人樂之亦自得其志  
也故自貴者人貴之自愛者人愛之傳曰芝蘭生於空林不

以無人而不芳斯所爲自著者也後之作者誇嚴自喜動曰  
言思可法或曰言必有用故所爲皆依傍緣飾以動於世二  
者豈非教之所崇第以古人出之皆流於內足之餘其言信  
也後之人未必然也而馳驚心氣以逐於外色取聲附以事  
觀聽中枵源醜美先盡矣又何以永學者之思慕乎此仕琇  
有感於近世學與文之弊妄獻其愚以求大人先生之折衷  
也謹再拜

答魯絜非書

朱仕琇

絜非足下足下書辭深得古人所以爲文之意以馳於是道  
椰子所謂方爲蒲梢馱駝者何可當也顧乃虛中下氣集善  
以自益詠伐木之詩慨然思求友於四方此其志又可量耶  
過垂聽覽採及鄙人禮恭言重當之惶恐仕琇早孤無師友

所讀之書皆自以意得於古人者耳然外無與相質終以自  
廢又雜以憂患疾病考試嬉遊交接之累益不得竟學比十  
餘年出外馳逐則一二所得者亦約略耗盡無餘矣今足下  
採於少年之近似而不知比來之荒落則始之殷然以來者  
恐終將廢然以返也如之何少年時頗恨無以發其自得者  
及後到京師見三四名人各負所得然反以質諸己所有者  
不能無異顧欲與同乃卒卒不得深言罷去益用爲恨今足  
下挾盛意以來值仕琇耗盡荒落之餘誠虛其來之意顧繼  
此而得深言則與向時京師之恨者異也然則足下或無得  
於仕琇者而仕琇必將有得於足下也則仕琇之殷然於足  
下者殆與足下之來意無異願足下之知之也

答關橋孺書

林明倫

謝同年至接得手書知二兄不來應試揣已度時用意甚善  
二兄淳重端謹文學優長宜居顯秩屈爲教官誠爲不得其  
所然位卑則職易稱事簡則德易成今之縣學古之鄉學也  
人心風俗實基於此况吾鄉自梁藥亭三家後學者甫離句  
讀便束書不觀鏡爲浮詭靡曼之詩妄意得嗣三家之風流  
不知屈陳二公所遭之世與今不同故其爲詩人不能學學  
之則同於不哀而哭不病而呻雖工亦僞藥亭之詩雖若英  
豔可愛然其爲人流蕩無檢不可爲訓後進浸淫入於骨髓  
不知其非此蓋由正學不明人之聰明無所用遂淪溺於此  
可憫也番禺居七十二縣之首又得吾兄爲之師當是時以  
此意開導之澤之以經術灌之以義理庶幾人知實學痛懲

舊習之非三數年後人才自然興起而吾兄亦當早作夜思自求所以安身立命之地使人有所則效書曰惟敦學半記曰教然後知困張橫渠曰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紳已不出入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又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材爲憂則不敢惰此其益之大者也由此言之教非徒爲人而已亦所以自爲也居常謂人多以小官爲不足爲不知乘田委吏此何官也自大聖人爲之則皆中和仁育之事故官無大小亦視其人何如耳昔胡瑗教授湖州倡明正學舊俗一新吾兄今爲其官豈可自謂我非其人耶造就人材憂文勝而維之以質此吾鄉今日之切務也伏惟吾兄留意焉明倫才質淺薄叨竊翰林私念翰林爲館閣儲材必蓄道德而能文章然後爲稱職近世詩賦而外無所謂文

章者閒有人爲之率多不正不醇違離道本求其卓然可傳者寡矣明倫於古文粗識端緒然不欲爲之爲其近於玩物損人求道之心也夫道之難聞非知之難行之爲難得之爲難得之非難守之爲難也以己之所難責之人人使共爲之愈益難也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番禺地大人衆其子弟知讀書爲文者數以萬計吾兄誠以正學倡之豈無有志之士聞而興起者乎記云善教者使人繼其志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然則事無難易是在吾兄勉之而已往來書中自得稱名爲是晚乃俗稱非所施於知己人但見今人上書父師前始稱名不知孔子之語門人亦曰邱韓子之答後進亦曰愈也此雖小節然古人於此等處亦不肯苟官署無事看宋儒書近思錄外唐宋古文亦不可



不看蓋其中多古義看之能使人洗去時下一副陋惡之習  
山左闡墨亦有可觀者並因書寄覽

答朱筠園書

林明倫

去秋奉使東省聞老兄舉場被黜困於塵事闕焉未修一書  
以慰老兄不以爲罪反辱手書詞意繾綣披讀數番且感且  
愧憶在京師相見時曾謂世路崎嶇交友不可不慎意以賢  
昆季早有聲名學士大夫莫不折節願爲交恐無益於事徒  
損幽人高致是以及之非謂有不義之事足累知己之生平  
也老兄過釋其言以爲用至切非好善之篤疾惡之嚴安能  
如此也明倫在京師五六年交遊甚少一遇知己語刺刺不  
能休非矜其所恃欲人之同己也私念此事自知者爲之亦  
甚簡易然不知者不得其人講明而切究之則有終身不得

聞者自顧不敏忝同道而先得故見老兄之來不避狂僭之  
罪盡布所聞以相質乃不以其言爲非是反稱述之以爲有  
合於古之君子且舉敝鄉白沙甘泉二先生以相推重豈愛  
之而欲成其美歟不敢當也抑又苟不自安者白沙甘泉之  
學其源出於象山其後流爲陽明象山陽明之書自少樂觀  
焉然未有得也及退而求之程朱之書晝誦夜思沈潛往復  
久然後得之此不可誣也老兄孝友聰明淳重方實眞聖門  
任道之選今乃曰學道未能夫旣以道爲簡易而又曰未能  
宜吾不敢信也意者學之而未得其門耶嘗謂斯道之精華  
盡在近思錄一書但其妙處多在平淡易使人厭棄不觀故  
知者少耳若能平心而察之反身而求之則見其大無不包  
細無不入雖有他書且不欲觀雖觀亦易了也如人操權度

入五都之市輕重長短誰能欺之若孤抱一器以自寶愛器非不貴重而華美也劫之以所無則窮無以應之故鄙意願兄爲操權之人毋爲居奇之人也凡所稱引皆老兄所厭見而習聞者念相去遠聚會不知何日爲此煩瀆聊當面談而已制義序詞旨淺薄用塞盛意伏惟照亮不宣

答朱梅崖書

林明倫

二月二十三日接得手書知有子婦之恤兼受辦工之累人生拂意之事於壯年時爲多但處之能不失其信則習坎心亨苦我者無非成我者也來書謂古之人制其心於不動不惑夫心非可制之使不動也有以燭其理於不惑故不動也吾兄見卓守約遇此等事自能讓之以德翫而忘之以文辭想不爲此戚戚也去秋奉使歷下賴同事諸公贊襄之力幸

免隕越所鐫闈墨人人見之咸歎異以爲他省不及諸生來見者多俊茂可喜門下趙生魏生尤秀出可敬愛褚生學行過人一領解而死不知造物者竟何意也聞其家甚貧寡妻幼子無以自存活生舉其身死卹其家恐不能無累於吾兄也近於敝篋中檢得副榜崔生文稟視之中通外直不蔓不支如讀章羅應舉之作自恨彼時不慎別擇不登此生正榜因歎闈中校文之難也明倫自回京師往來樽節之餘粗具車馬裘葛此韓退之所謂小德者思欲與一二有志者講明實學庶幾大德同所樂於人適李郁齋在會典館上命刻期成書在館者自總裁官以下辰入酉退無須臾之閒而陳繩庵二月旬日內喪其二子意慘慘不樂君家兄弟又遠在數百里外言無聽而倡無和是非無所與同其蕭條寂寞之

狀兄亦可想見之矣集序久已作就無便可寄制藝舊已有序今不再作自愧才力淺薄斤斤模倣無甚奇古動人然論古人所以爲文之道自有識者觀之未嘗不以其言爲然也古文自宋南渡後蕪絕已久其間作者雖衆然知根本者又苦才力不及有才矣又或恣睢淫濫與道乖離故猶未見有人傑然出而與古作者並吾兄才雋思深仕不忘學令兄操行純篤志道不疑根本既深枝葉自茂則斯文之統安知不在君家兄弟乎願勉之毋忘而已

又

林明倫

乙亥四月沈榮至接得手書極承教愛適無之東省人是以遲久未報今歲十一月二十六日謝君至復接吾兄七月所寄書及令弟鼎堂制義讀之彌增感愧前書云爲上官者待

屬吏宜恕己及物不可過於操切此語以之責他人則可非所施於明倫也自念居平接物惟以至誠相與遇小黠者但令事辦原未嘗過於苛察而上官日憂其無駕馭之能而督促之不已今番被劾其端委難以一言盡然迂腐無能之處未始不由乎此也在浙三年承雷副憲相待甚厚其爲人縝密溫潤刻刻不忘學聖人者真可敬也承索舊文曾錄數首獻上過蒙獎譽相見語及古文尤推吾兄作者惟知己之難得故并述之充守李公過衢一宿聞鄙人言論甚洽政事則實無足觀李公過愛而吾兄過聽其言耳顧離任之日吏民驚顧徬徨意鬱結而不能舒不知何德以與之也俟部覆到日卽挈眷回籍自遭此番挫折實頽然無再出山之志正恐牽於時勢行止不能自由耳州縣雖果難做然地方之事一

已可以自專下不與百姓為難上不為上官所怪亦未嘗不可久處也惟伯母年高可念耳鼎堂制義雖未到古人處然筆力雄秀實近今所少當始終勉成之沈榮薦至常山秦君處隨調瑞安半年後即辭回蘇矣今不知其所之也辱相知深兩用紅稟得非戲耶今并奉繳惟吾兄裁察焉

上望溪先生論儀禮書

程庭祚

前侍尊側聞以特牲少牢為大夫士合祭祖禩之禮而經中不見昭穆二筵又止言一尸此十七篇內不解之疑也某茫然莫知所對退而尋檢漢唐註疏並繹思其所以然而後知先生之有疑於此未為過也此二篇固以為祭祖禩賈公彥從而推明其說謂大夫而下適士官師無問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祭畢夫同日而祭此禘祭也曾子問王制所云禘祭止於天子諸侯大傳又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由此觀之則禘祭者乃天子諸侯之重禮聚昭穆於一堂以明其流澤之遠繼序之盛等而上之則惟有追始祖所自出以及毀廟未毀廟之主而謂之不王不禘矣故先絕禘於大夫士以杜其上僭之萌雖或得請於其君而猶謂之干

也孰謂儀禮而有是禮乎然則虞禮何以言哀薦祫事曰祫有合食之名假借言之云爾以廟制論諸侯之士惟有一廟以王制之說為正祭以祭其祖而已禘則祫焉天下之大士法適士二廟不可信始立廟而先王不與其祭禘而與其祭祖何也祖者人所自出祖得祭而後羣祫者有所歸祖必有廟而後可以藏曾祖之主祫以昭穆曾祖者考之所祫焉者也卒哭之詞曰陴祫爾於皇祖某甫又曰適爾皇祖某甫此孝子之曾祖也當遷者謂之適新祫者謂之陴方升者亦謂之陴有所遷而後有所陴也三年喪畢新祫者之考升為祖故特牲命筮之詞亦如之所謂皇祖則孝子之祖也特牲不誡日以除喪之日為之不曰歲事不言妃以其為祧遷之祭也而鄭氏疑為禫月之吉祭不亦謬乎夫祫者附也以禘之重而禮一則曰祫再則曰祫

其義之顯而嚴如此則立尸之故亦可由是而推矣記曰周旅酬六尸此三昭三穆有廟者也祖所自出無尸毀廟之主亦無尸則大禘之與時祫皆不過七尸以是知古人之一廟一尸乃制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矧士之微也祖之是祭而為禘立尸有是理哉或曰先王之制不疑於教天下以重祖而輕禘乎曰始立廟者其制有不得不然者也使為士者積勲累勞以上列於卿大夫則廟可得而三矣即不然而考終之後子復為士則今日之祫食者又升為正祭之主矣祧遷之義上下所同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廟制之與宗法亦無以異也先王之仁甯有未盡心於此者而何病焉學者所疑當在禮經不言設主之法士之異於庶人者得以禘祫食於廟祭之日考之主必與祖同設而他主不與焉大夫立三廟而

曾祖之祭仍不得設高祖之主向疑以大傳大夫士有大事

近士則故有時踰制而干祫然雖得請而終不得立尸否則

君臣之相去一閒耳然此必無之事也公彥雖漫為之說而

惟以筮日為斷蓋亦有見於廟無二尸之理矣或曰少牢非

士禮矣而其所祭同於特牲又何也然則昏禮之受於禴廟

非祖禴異廟乎曰非異廟也其義有不得先祖而後禴者猶

三月之奠菜以見舅姑為先也曾子問父沒而冠則掃地而

祭於禴亦是類也蓋常禮之行於廟者多稱禴以明莫親於

禴也祭則曰祖以明尊無二上也祖禴可以互稱而王者不

與聞焉謂士有二廟者其諸始於此與他若虞禮因耐其考

而以女子孫婦類記於後戴記又稱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

夫既曰耐食未有不祭者而禮文不具豈於饋食之他日為

壇以祭於別所與不可得而考矣竊觀先生剖抉註疏之說

諺不遺餘力而饋食二篇似於賈氏之說殆有惑焉故不敢

不略陳所見并及一二疑義仰希教益

答家魚門問承重書

程庭祚

承問承重之說古者行宗法之時以適承重其義有二一為

喪主喪中凡拜賓送賓及祝辭之稱與鉅細儀節皆適子主

之庶子則為衆主人不過同其哭踊衰絰而已一為祭主大

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

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禮

父為長子三年傳曰何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重者

此之謂也適子死則立適孫以適子所傳者承而行之所承

者重則服為之加隆故服與子同自宗法既廢而傳重之義

隱矣世之論者但以服之重為承重亦何怪其然與喪服篇  
 為人後者次於父為長子之後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  
 受重即承重也古者惟宗子不可以絕故必為之立後而支  
 子則可以立可以無立今宗法既不行立後無論適庶復不  
 能行喪主之事而徒服重服以居有古禮之遺意焉承問設  
 本無子或有子而夭而竟立孫以嗣者何如是殆不可夫人  
 必有子而後有孫必有孫而後有曾元豈得援諸侯之繼國  
 統者為說昔之人有議此者近日關西屈悔翁生平未嘗有  
 子而晚年立其族人為曾孫此不講於禮之過也豈足為訓  
 愚於禮學甚淺此二事猶敢率臆以對幸惟教之

國朝文錄卷之三十九終

國朝文錄卷之四十

書類六

與江蘇巡撫莊公書

袁枚

王荆公曰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有治災之政出焉  
 而民始病是言也向常疑之今春吳民來道明公治災有訪  
 罰勸捐兩事方倍荆公之不吾欺焉夫訪與罰不並行也元  
 惡大慙交通王侯為府州縣所不敢發然後督撫訪之大都  
 非誅即徙矣若可以金贖者小罪也小罪而大府訪之若曰  
 苦一人以活眾人云爾是縱姦以養人也非政體也且訪豈  
 可數行哉懸鏡以待照應敵之兵也妍媸長短罔弗呈焉操  
 火以燭物挑戰之兵也彼靜我動常交睫而失之以巡撫之  
 尊江南之大必不能龜卜籌算而知惡人也必假耳目焉所

假者又有所假耳目焉然則其所訪者亦甚危矣周官大司徒以荒政救萬民其六曰安富富之安與不安似與荒政無與而先王慮之者何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千百或相倍蓰雖三代上不能有富民無貧民洊饑之年伎者求者爭且奪者紛然四起不有以安之則貧者未必富而富者已先貧今不特不能安之且更擾之囂囂然曰而捐百而捐千而捐萬其能捐與不能捐雖鄰里之近姻婭之密朋友之往來非指其困搜其私橐不能知也公乃高牙大旆崇轅深居而曰余既已知之矣其所謂知之者大抵得之於府於縣於吏於里胥而搜考之抑勒之逼而駭之拘苦而僇辱之彼其所得者祖父之遺也非公所賜也其若是何哉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富民之免於死者天之所赦也天赦之而公不赦亦

已過也今三吳吏胥妄有所稱報民間叩門聲便啼呼走匿公亦知夫弟當養兄子當養父乎雖下愚不肖有不知此義者乎以此義之易知而加以在位者之督教宜若孝弟之人充衢塞巷焉今公治江南五年矣大江南北其子有餘財而不養父弟有餘財而不養兄者不少也公能家喻戶曉而強之乎夫以天經地義之事尙不能強而忽以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之事強之於商賈負販之民其不樂從者情也聽其不從則法撓罪其不從則刑濫且吝嗇非罪也今責庸人爲大俠悖之甚矣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鄉里善人聞諸朝表其門閭偶得一二故爲貴也今今日捐十石者予之旌捐百石者予之旌揭朽木而書金字者在鄉滿鄉在城滿城其虛誘之名富民知之矣其勒捐之實貧民又知之矣富



民知之必不肯以無益之虛榮捐室家之實惠貧民知之必謂爲富不仁上之所惡也劫而取之上將我寬勢必揭竿而起呼號成羣害之所至豈有底止古堯洪湯早無勸捐之名惟左傳載臧文仲有務穡勸分之說宋子罕餽國人粟戶一鍾魯之季氏隱民多取食焉當時圭田私邑豪富有餘得行其豆區金鍾之惠非今所可行也且使縉紳之家與上上操活民之柄亦非國家之利也然則訪與捐竟不可行乎曰訪宜行於亂世捐宜勸於豐年而今非其時也亂世上下相蒙豺狼當道嚴明之吏偶一爲之如天雄烏喙治奇疾也今吏治肅清無大豪足當公訪豐年富戶熙熙不知穀之可貴迎其機而導之爲義倉社倉尙可舉行然亦不過杯酒是諭鄉人是託而已至於量戶而計按畝而搜必如張巡之守睢

陽臧洪之守陳畱危亡在即去則齋寇糧畱則同歸於盡然後涕泣行之以救旦夕而人亦相諒明公視今日之江南豈其時乎劫鄰里之財以市恩竊爲明公不取也然則見民之饑而死爲之奈何曰天子之賑饑自堯舜以來未之有也公逢盛世操大權夫復何憂勘災甯早入告甯實定數甯寬糴濟甯速撫緩加賑多其名畱養資送廣其例撥外省之豐者以濟之擇有司之賢者以託之周孔復生如是而止矣

答金震方問律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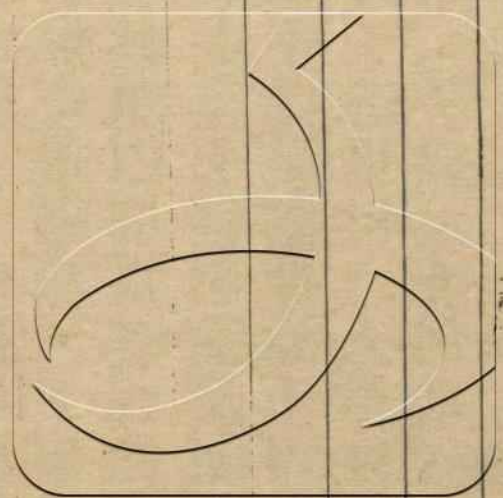
袁枚

公以先君子擅刑名之學故將郵罰麗事采訪殷殷枚趨庭時年幼無所存錄但略記先君子之言曰舊律不可改新例不必增舊律之已改者宜存新例之未協者宜去先君之意以爲律書最久古人核之已精我朝所定大清律尤加詳

審今之條奏者或見律文未備妄思以意補之不知古人用心較今人尤精其不可及者正在疎節濶目使人比引之餘時時得其意於言外蓋人之情僞萬殊而國家之科條有限先王知其然也爲張設大法使後世賢人君子悉其聰明引之而議以爲如是斷獄固已足矣若必預設數萬條成例待數萬人行事而印合之是以死法待生人而天下事付傀儡胥吏而有餘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武帝增三章之法爲萬三千盜賊蠶起大抵昇平時綱舉而網疎及其久也文俗之吏爭能競才毛舉紛如反乖政體蓋律者萬世之法也例者一時之事也萬世之法有倫有要無所喜怒於其間一時之事則人君有寬嚴之不同卿相有仁刻之互異而且徂於愛憎發於倉卒難據爲準譬之律

者衡也度也其取而擬之則物至而權之度之也部居別白若網在綱若夫例者引彼物以肖此物援甲事以配乙事也其能無牽合影射之虞乎律雖繁一童子可誦而習至於例則朝例未刊暮例復下千條萬端藏諸故府聰強之官不能省記一旦援引惟吏是循或同一事也而輕重殊或均一罪也而先後異或轉語以抑揚之或深文以周內之往往引律者多公引例者多私引律者直舉其詞引例者曲爲之證公卿大夫張目拱手受其指揮豈不可歎且夫律之設豈徒爲臣民觀戒哉先王恐後世之人君任喜怒而予言莫違故立一定之法以昭示子孫誠能恪遵勿失則雖不能刑期無刑而科比得當要無出入之誤若周穆王所謂刑罰世輕世重杜周所謂前王所定爲律後王所定爲令均非盛世之言不

國朝文金 卷四十一  
可爲典要謹以先君子所私核者數條列狀於左伏候采擇



與陳撫軍書

黃永年

會讞事畢卽便北轅不得親詣節下一覲清光少罄所懷曷  
勝悵望自古人才善類雖自天植然其盛衰視敦學之絕續  
其翕散張弛視一時在位者之愛憎興壞此非一日之故其  
由來者漸矣嘉穀之殖無古今一也世人得之則生不得則  
饑而死有良農焉爲之區別種類播種而耰之故嘉穀不絕  
而人賴以生借如視賢人善士若稻粱之得則生弗得則死  
有如良農者爲之時其藝植滋其華實賢人善士何憂不所  
在麻列乎范文正能啟孫明復十年之後爲世大儒張魏公  
以陳瑩中鄒志完姓名警發楊廷芳奉以終身是二人者其  
始見二公時一乞錢羈秀才一下邑丞耳二公片言之頃入  
人之深遂能成人之美如是其生平推賢好士與人爲善之

心積之於中者誠故動於人也切如炊無不熟種無不生然則善人志士何在蔑有不遇大人先生如二公者則其氣不感其美不彰耳 國朝湯潛庵先生撫吳時能使貪墨之人改行爲廉吏此皆德威之畏不待聲色爲一世養和平爲造物培元氣伏惟先生清德碩望爲時倚依懷古之道扶樹羣才實先賢之光豈惟區區末學之慶制府尹公豁達和平凡所措注犁然當於人心皖撫魏慎齋先生爲做鄉長者李方伯一見如舊知其意拳拳惟以護持善類爲念兩江星聚皆人心世道所攸賴者書生之論多襲舊聞先生諒不以爲陳飯土羹而棄之也

與余存吾太史書

紀昀

承示戴東原事略具見表章古學之深心所舉著書大旨亦具得作者本意惟中有一條略須商榷東原與昀交二十餘年主昀家前後幾十年凡所撰錄不以昀爲弁陋頗相質證無不犁然有當於心者獨聲韻一編東原計昀必異論竟不謀而付刻刻成昀乃見之遂爲平生之遺憾蓋東原研究古義務求精核於諸家無所偏主其堅持成見者則在不使外國之學勝中國不使後人之學勝古人故於等韻之學以孫炎反切爲鼻祖而排斥神珙反紐爲元和以後之說夫神珙爲元和中人固無疑義然隋書經籍志明載梵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實在孫炎以前百餘年且志爲唐人所撰遠有端緒非宋以後臆揣者比安得以

國朝文錄 卷四十一  
等韻之學歸諸神珙反謂爲孫炎之末派旁支哉東原博極  
羣書此條不應不見昉嘗舉此條詰東原東原亦不應不記  
而刻是書時仍諱而不言務伸已說遂類西河毛氏之所爲  
是亦通人之一蔽也若姑置此書不言而括其與江慎修論  
古音者爲一條則東原平生著作遂粹然無瑕似亦愛人以  
德之一端昉於東原交不薄嘗自恨當時不能與力爭失朋  
友規過之義故今日特布腹心於左右所刊改此條勿彰其  
短以盡平生相與之情芻蕘之言是否可采惟高明詳裁之

與曹來殷書

王昶

來書盛稱某詩奇崛雄拔當世能言之士無出其右殆見僕  
之屯蹇拂鬱姑以是相慰藉焉爾古之遷謫者往往嗟嗟戚  
戚若不安其生思頌封禪紀功德因以取後世譏又或託於  
逸豫放曠若樂天之在江州微之之在通州徒以詩之富且  
工往來相炫耀竊以爲處憂患之道二者俱非何則人生觸  
扞文網雖曰時命大都自取而天因以降罰然因一事發不  
因一事起生平或疵類多遂以致此故自從軍以後默取二  
十年來行已處事及性情心術一自考驗始知違悖道理  
不可擢髮數過益省益多由此益愧且恨怨天尤人之念尙  
不以萌於心矧弄筆墨騁奇怪與文士爭名譽其不敢也審  
矣某少無兄弟年四十有六生一女尙乏子息家無擔石儲

往時取一第進一階必積勞苦乃得之既得又復摧挫隔閼使不如意蓋命之屯蹇拂鬱至於此去年七月出銅壁關迄十月抵老官屯攻劇賊壘其間歷毒賜陷泥淖厲怒湍踰重阻險惡萬狀非耳目所恆聞見是時軍事亟不暇自顧恤回憶軍中強悍武士死且十五六孱弱如某託先人之積慶未卽填溝壑竊幸以爲過矣痛定思痛其嗟嗟戚戚固宜又何心效前二者之爲鈎奇鬪豔以詩文炫耀取譏於後世耶且三年中備閱艱苦精神消耗過半矣曩時白髮僅一兩莖今顛毛種種鬢鬚亦有白者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老母年踰七十熒熒一身尙在萬里外誠不如牛醫狗屠猶得具甘毳以備侍養也每一念至中夜三四起魂恍恍若有所忘失椰子厚云凡爲文以神志爲主如此乃欲與當世能文之士操觚濡翰角勝於藝林非愚則妄而已矣今退而處江湖者有大宗鳳嗜曉徵心餘諸君子足下暨竹君筠心白華復以文學表著朝著文章之柄旣幸有所宗主儻緬首悔禍藏事某因得以還鄉里誅鉏草茅奉老母育子嗣修身約己以償夙誓志願已畢矣固不敢逸豫放曠亦不敢妄託於窮愁著書也惟知己審之

與畢秋帆制軍論續通鑑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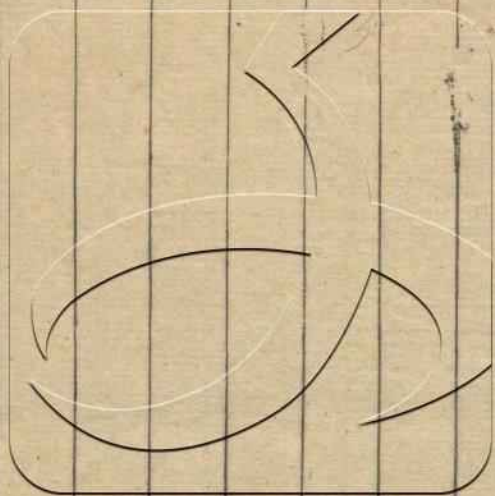
王昶

得來教謂續通鑑一書經二雲諸君纂輯成篇惟舉要歷未撰茲屬錢少詹成之卽屬以校讎勘定付諸梓人甚慰所望聞是書搜采繁富攷據精審如李燾徐夢莘李心傳諸書爲前人所未見者皆分別甄錄辨其異同而補其疎略誠所謂體大而思精繼溫國之後而前此所未有者也竊謂史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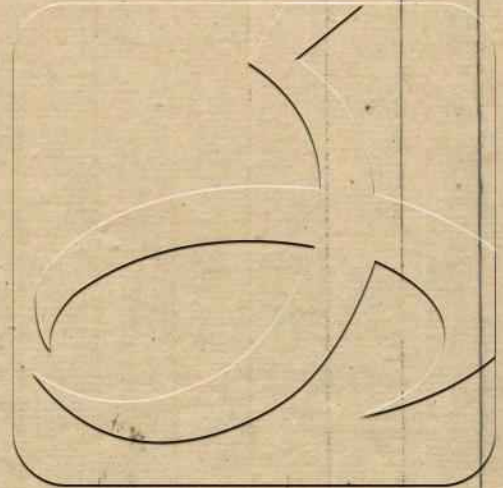
作在收宋之宏富而尤在持論之方嚴蓋將以明古今之治亂而治亂所以肇實本乎賢奸忠佞之分溫國之鑑如諸葛武侯書以寇魏於二龔陶潛之節皆沒不書世尙不能無譏至宋明之世元黃水火陰疑陽戰事故煩多關於國事人心者尤大斷不可不分別黑白而定一尊夫班固以附竇而罪者也范蔚宗以叛而誅者也然前書於蕭望之周堪孔光張禹後書於胡廣馬融及黨錮之獄分別邪正磊磊明明絕無姸耍澳忍其閒蓋古人之書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不得不於宵小深惡而痛絕之聖人之言至渾厚也獨於媚嫉聚歛之小人一則曰放流之不與同中國一則曰彼爲善之災害並至至刪詩則太師皇父之章亟錄而登之雖至褒姒滅之閭妻煽處未嘗爲先朝少諱且於投虎不食投北不受危言

極論亦皆取以爲後人鑒戒如此近館閣人議論往往謂李元禮范孟博爲過激於明敬禎之交意又在右崔魏而誅東林某每見必力陳其不可蓋姸耍澳忍之習千年來中於肺腑匿於膏肓其始也爲之調停兩可繼也轉欲以激烈釀成歸過於君子是尙得爲有是非之心者與此時爲世道人心計正欲主張名教砥礪廉隅使人凜探湯之戒動衣冠塗炭之思故在北宋則如丁謂寇萊公呂夷簡富鄭公夏竦范文正公及元祐紹聖之黨論南宋則黃潛善李忠定公及慶元黨禁皆當大書特書溯其緣起列其善敗抉魑魅之形著檣杪之狀以勗正不勝邪之戒則後學讀之必有太息流涕如崩通之於樂毅書者於以感激奮興歔齒牙而崇清議其有裨於世非直攷據精博超於陳氏樞王氏宗沐薛氏應旂徐

氏乾學已也又如胡忠簡之封事指陳痛切爲宋文第一今聞已加刪節又文信國黃冠備顧問之語乃元人所誣亦未刪去而柴市大風卷木主足見英爽如生亦未補入皆不足以扶正氣而儆愚頑是書卷帙重大須飲助者必多願以此告少詹并告同局諸君子爲世道人心計不獨以收采宏富爲能且閣下愛人才修古學以文章功績自結於 聖明浩然子然雖一行孤立而不懼非某蓋莫有知之深者然以身示不如更以言教其嘉惠於後學尤深遠也不然黑白之不甚明賢奸忠佞之不甚別今旣無以爲勵而後無以爲戒世有賢者將訾其是非之寡當輟而不觀又非但如溫國通鑑間有譏議也矣執事作是書某備聞緒論久矣猥以當官事允弗獲襄編校之末今聞書已將成爲之喜而不寐又慮同事者侈其繁博而不足以昭炯戒且媿嬰澳忍世俗之爲也敢忘其愚而言之願稍留意焉某再拜







復孔搗約論禘祭書

姚鼐

鼎頓首去聖久遠儒者論經之說紛然未衷於一而又泊於  
 同異好惡之私心以自亂其聰明而長爭競之氣非第殘闕  
 之為患而已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禮失求之於  
 野夫於羣儒異說擇善從之而無所徇於一家求野之義學  
 者之善述也雖於古禮湮失之餘亦終不能盡曉然而當於  
 義必多矣承教禘說其論甚辨而義主鄭氏則愚以為不然  
 禘之名見於禮經傳春秋國語爾雅未有云祀天者禮記曰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韋元成釋之  
 云王者受命祭天以其祖配不為立廟親盡故也所立親廟  
 四而已元成以是解禮記之義已僻矣此班彪所謂不博不  
 篤不如劉歆者也意元成之為此言固非臆造當時儒者固

有以禘爲祭天神之解矣元成又引禮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此亦當時儒者之說蓋出於公羊經師推是說固以禘爲宗廟之大祭非祭天神也惜元成混引其詞不能分別擇其一是耳東漢而後儒者說經之義或繼或絕或闕不章而鄭氏獨著鄭氏所受師說同於元成夫以祖之所自出爲天則人孰不出於天何以別爲一王所自出別爲一王所自出則必如康成所用緯說感生靈威仰之類而後足以達其義故究韋元成之解必至於用讖緯而後已然則禘說之失萌於西漢之士而極於康成之徒西漢之士說非皆誤也雖有是者傳述之不明而廢於無助也夫逸禮尙有禘於太廟禮安得如鄭說以祭昊天於圜邱而謂之禘果周以禘祀天而以饗配孔子告曾子宜與郊以稷配明堂以文王配並舉之矣而反漏不言乎禮記喪服小記大傳兩篇皆以說儀禮喪服者耳因喪服有宗子適庶之禮異故推其極至天子承祧至禘而後已何謂泛言及祀天乎兩篇皆言禮不王不禘鄭君釋以祀天不達經之本旨者也且夫郊以祭天其禮誠重矣然自人鬼言之則禘之祭祖所自出而以祖配其禮專爲祖設者也重在人鬼者也郊在天而配以祖所重非在人鬼者也故展禽之言禘先於郊春秋外傳屢言禘郊者以此不可因是遂謂禘乃祭天神與郊同義也當康成注周禮知是說之不可通矣亦謂宗廟之祀有禘祫祠禴烝嘗六者然不能舉禘祫之別惟鄭司農注司尊彝有云朝享追享謂禘祫也夫王者先祖之於太祖皆子孫也子孫得朝於祖而合食故祫謂之朝享王者之追遠未有遠於祖所自出者矣

故追享禘也以是求之司農之說當矣而後鄭不達顧捨而不從及王子邕難鄭君作聖證論斷以禘爲宗廟五年之大祭以虞夏出黃帝以商周出帝嚳四代禘此二帝是爲禘其祖之所自出然後禘義大明故究禘之論仲師啟其萌子邕暢其義後儒所不能易已然鄭意子邕之說亦有未盡蓋王者太祖以下皆其祖也禘祭祖所自出則其祖皆得配之祫有不禘而禘無不祫是以皆曰殷祭也其祖皆殷祭而立廟者四是謂以其子配之而立四廟言隆殺之分有如此故雖有太祖之廟而非其辭意所及也非如元成謂遠祖無廟亦非如子邕言專以太祖一人配也然子邕之言大旨善矣後有執鄭君以難子邕者皆好爲說而無從善徙義之公正者耳當明時經生惟聞宋儒之說舉漢唐箋注屏棄不觀其

誠隘近時乃好言漢學以是爲有異於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漢之俗學也其賢也幾何若夫宋儒所用禘說未嘗非漢人義也但其義未著耳夫讀經者趣於經義明而已而不必爲己名期異於人以爲己名者皆陋儒也摛約以爲然乎竊於義苟有所疑不敢不盡非有爭心也苟不當願更教之得是而後已鄭頌首

復張君書

姚鼐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誼甚荷以僕駭蹇不明於古不通於時事又非所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上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儔人之中舉纖介之微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登之清顯雖微君惠告僕固媿而仰德久矣僕聞靳於己者志也而諧於用者時也士或欲

匿山林而羈於紱冕或心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違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秋鱸鮪時涸而鮒鮓遊言物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巖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幸遭清時附羣賢之末三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居浮沈部曹而無才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直天子啟祕書之館大臣稱其拙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局其爲幸也多矣不幸以疾歸又不以其遠而忘之爲奏而揚之於上其幸抑又甚焉士苟獲是幸雖聾瞶猶將聳耳目而奮雖跛躄猶將振足而起也而况於僕乎僕家先世常有交裾接迹仕於朝者今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爲門戶計耶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

於衆誠可矣雖遑遑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人驟進而不爲貪榮何則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據論微補於國而道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不如其弗爲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詩曰印須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有所溺而弗能自返則亦士所懼也且人有不能飲酒者見千鍾百榼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挾夫仕進者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間有跬步不容不慎者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爲小節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

之矣夫亦其命然也僕今日者幸依 聖朝之末光有當軸之褒采踴躍鼓柝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顧遭家不幸始反一年仲弟先隕今又喪婦老母七十諸穉在抱欲去而無與託又身嬰疾病以留之此所以振衣而趨起北望樞斗而俛而太息者也遠蒙教督不獲趨承雖君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諒察焉

答翁學士書

姚 鼐

昨相見承勉以爲文之法蚤起又得手書勸掖益至非相愛深欲增進所不逮曷爲若此竊誠感荷不敢忘雖然竊聞今天下之善射者其法曰平肩臂正脰腰以上直腰以下反句磬折支左誦右其釋矢也身如槁木苟非是不可以射師弟子相授受皆若此而已及至索倫蒙古人之射傾首欹肩僕

背發則口目皆動見者莫不笑之然而索倫蒙古之射遠貫深而命中世之射者常不逮也然則射非有定法亦明矣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惡詩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詩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猶人之言語也有氣以充之則觀其文也雖百世而後如立其人而與言於此無氣則積字焉而已意與氣相御而爲辭然後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反復進退之態采色之華故聲色之美因乎意與氣而時變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自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趙宋元明及今日能爲詩者殆數千而最工者數十人此數十人其體製固不同所同者意與氣足主乎辭而已人情執其學所從入者爲是而以人之學皆非也及易人而觀之則亦然譬之知擊棹者欲廢車知操轡者欲廢舟不知其不可也竊誠不

工於詩然爲之數十年矣至京師見諸才賢之作不同夫亦各有所善也就其常相見者五六人皆竊所欲取其善以爲師雖然使竊舍其平生而惟一人之法則竊尙未知所適從也承先生吐胸臆相教而竊深善所懷而不以陳是欺也竊所不敢故卒布其愚伏惟諒察

復魯絜非書

姚鼐

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况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竊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

竊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閒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厓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謬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曠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

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道一極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為剛柔不足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為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倘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為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抄本謹封還然抄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為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誦亦

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過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為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

答魯賓之書

姚鼐

遠承賜書及雜文數首義卓而詞美今世文士何易得見若此者某之謏陋無以上益高明求馬唐肆而責施於懸磬之室豈不愧甚哉顧荷垂問宜略報以所聞易曰吉人之詞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厭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闕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邃以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閎閎乎聚之於錙銖夷憚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氣專以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

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  
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奸  
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  
也以海內之大而學古文最少獨足下里中獨盛異日必有  
造其極者然後以其言證所得或非妄也足下勉之不具

復東浦陳方伯書

姚鼐

所論論文之旨反覆數百言詞氣雄連而又深盡文章之奧  
秘雖於鼐有見許太過之謬而於立論鑒古之精兩不相妨  
也世之爲學者多矣其所得高出千萬人之上者亦有之矣  
若先生之識不與今之出千萬人之上者竝而當於千百年  
中數古人期也鼐以生平用心所隱冀相知於不可知之異  
世者而竟得於同時乎以四海之廣悄然相望於曠邈沈寥

之中有不使更感歎而增歛者乎先生文亦自非今世所有  
特爲之不多耳然亦何必以多貴乎韓理堂魯絜非文略如  
來論絜非後日之文乃更不逮舊刻之文昌黎云無慕於速  
成無誘於勢利凡爲文始善而終衰者大率病此耳可太息  
也陳石士前月末自此往蘇州云將謁閣下必已過其人可  
謂有志意矣其必成與否尙未敢決知耳示詩三十餘大抵  
蒼勁入古已併入大集內矣鼐詩集近亦刻成謹以一部呈  
教此閒可與言者僅毛侯園一人其言詩文貴當者立碎果  
爲名論先生所作時有此境而尙不能盡然况如鼐耶賤狀  
略如曩昔率復併候不具

國朝文錄卷之四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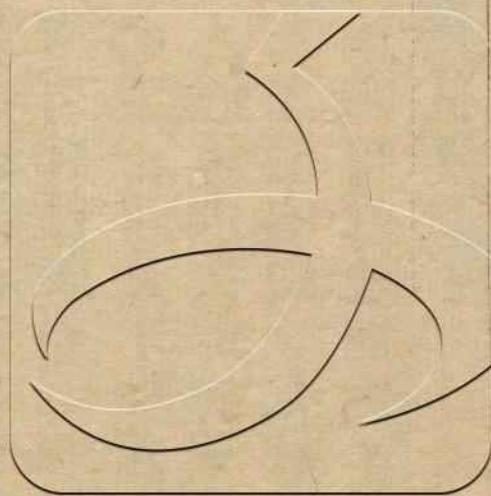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卷四十一

書類六

六





國朝文錄卷之四十一

書類七

與閻阜甯

韓夢周

又作山中客矣拙者伎倆但解跼伏真屬可鄙但心中無事  
夢魂常清此則少有佳趣耳位者非已所得專時者難得而  
易失一日居官則竭一日之心要術無多但於足下所謂誠  
者勉之又勉耳愛百姓如赤子防胥吏如鬼蜮無要譽於流  
俗無假意於左右勿取人以言色必求其實勿任情爲喜怒  
必得其當外揆之人內返之心可對君上可質鬼神則表  
裏洞達而誠之德充矣又勤敏之中當寓節宣之意急要務  
略細微戒冗語省閒氣勞而不疲乃可任劇不然叢迫無節  
必至煩惱煩惱不已遂成躁率既有傷於性情必有害於公

事特忙中不察耳大抵事變無常以誠爲主宰以從容爲節度以安定爲統攝其中高下輕重隨時可以權衡矣執法者失之固通情者易於流氣勇者必拗心雜者多爲人所乘既欲自立而不知取法古人徒求勝庸流此則五十步百步之說非賢者所願居也

答安某書

韓夢周

出處大節不可不謹枉己徇人道之所非故義而得仕無富義而不得仕無貧足下自幼讀書應科舉爲秀才舉於鄉成進士得官以去可謂通矣方爲秀才時不能必其舉於鄉舉於鄉不能必其成進士得官以去也凡事未至者皆不可必及已至乃欲長據以救貧不亦誤乎足下之貧自爲秀才時已然當其應科舉時爲貧乎爲道乎爲貧則足下亦得舉通於時宜不貧矣而猶貧爲道則窮通一也又何家累之足云乎足下之出處當問其義不義不當問其貧不貧若遂計較於此恐臨得失不能無畏顧失其剛斷其爲害也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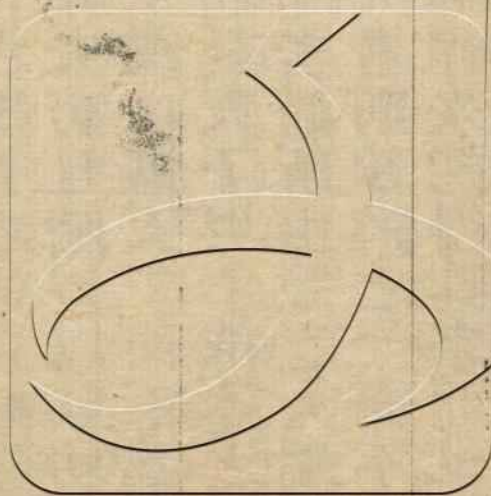
與羅臺山書

韓夢周

夫道一而不一也然道之敝久矣人各據一術以自是狃於其方不能相通如有所競不能相下至於體用乖隔本末橫決由不知道之一故也道之一非一於人一於天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簡之理天地之道民物之性命也聖人之所不能盡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也或乃不求諸聖人之所不能而嫌其與愚夫愚婦同科於是背常離經造爲高深元遠自以爲道之至而不知其違於天夫天道公而不可私也可

知而行非可虛而寄也天地之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公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可知而可行者也今乃不求之公不求之可知可行而以其私而虛寄者為道則固與天地不相似矣與天地不相似則違天違天則道如之何其能一也是之謂迷其本而失其用三代之盛人皆務道德自治而已矣其措諸事業者自治之餘也故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春秋時先王道衰人各驚於功利管晏之徒豔稱於世道德功名裂而為二自是以降才智倍出漢唐君臣乘時建樹考之春秋治五伯之義功罪各不相掩或以其有濟於世忘其所以致此者皆逢時遇主一切以救時弊而但炫於揚厲之迹遂欲左顯右隱譏儒者不達時務空言無補等諸匏瓜繫而不食若然是顏曾劣於管晏

而孫吳商李之徒賢於孟子也記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春秋之義係王於天王者之道天之道也故聖人者出必將奉天道正萬類立人極非夫苟且隨俗以就功名已也故或施不及一物而道侔帝王或功蓋天下而不媿於五伯其故何哉道德有無於己能達於天下與不能達之殊也是之謂逐於用而棄其本凡此二者道所由敝之大端也皆不求其本於天之故也故能知天者則知道之一而不二矣嗚呼此孔孟以來相傳之統緒惟程朱能得其宗而世之騁私智起而亂之者至紛糾而不可詰此君子之所大懼也



示程在仁

汪縉

程生在仁由海虞來蘇適予有來安之役遂從予遊焉予念  
生少失恃無兄弟離其家尊從予遠遊也又念生有意於文  
學欲被服於此也予之期望乎生者甚至其憂生也甚切念  
欲告生必也終身可誦者乎予今以閱歷自得之言告生曰  
被服文學必與年俱進吾無容驟以盡告生也至若人之所  
以成人其流品之高下數言可決者在見己之過見人之過  
誇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見己之過不見世人之過但服  
人之善不知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見己之過亦見世  
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人之善因之取長去短人我互相爲  
用者其次焉者也見己之過亦見世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  
人之善因之以長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世人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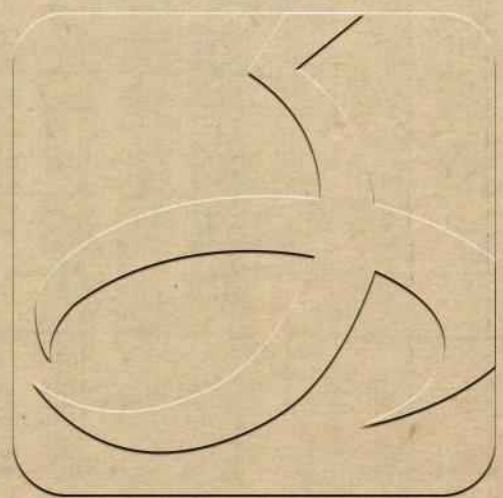
見人之過不見己之過但誇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終身流品之高下其定於此吾嘗驗之於身驗之於人百不失一生其終身誦之以副予望勿加予憂

答楊邁公書

羅有高

前惠書足下所稱引若朱文公小學陸子制用篇司馬公家訓呂氏鄉約陽明子拔本塞源論甚善終身守而行之有不能盡者雖然飲水必尋源伐木宜至根古經諸先輩立訓之根源也曰畏天命曰慎獨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又諸先輩治經之根源也古經廣大悉備矣天道浹人事周徹幽明紀靈蠢貫洪纖要其根源不越畏天命慎獨敬義而已願足下自三古順流而下不願足下溯洄而上溯洄而上功力浩費而成未可必雖成不全順流而下半事倍功更願足下炳其大根大源行微積微造微優游盤樂於微以聖人遯世无悶四言正其鵠希著則敗矣故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毛氏著者也其言僞虛憍恃氣好治辟說陵駕古儒先藝苑螟

蟻也放絕之湯陸百世之師也嚴事之靈壽之政聖門弟子之從政也其自居也嚴其與人也恕其子民也誠其攻擊陽明子明之偶有所蔽也不足掩其醇前李氏經生也其業盛矣而未落其實也其書瑕瑜半其瑜者往往失之巧是故欲著而不忍欲闡淡簡温而不能者也孫氏未之詳也鄧先生有高師承之源也誠樂善而幾於充實者也彭先生仕而逸者也其出若雲其處也介於石古之閉關人也後李氏其始也著其末路知反而潛於陸其於文也無迎距其論議褊激好以記問勝豪者也方先生其服古之辭也篤其論文術義法詳矣其失也局小學三家未之有明焉故其文力求雅馴而未免俚夫文之爲道也視其源源盛矣隨地理之高下曲折放而之海而已矣而義法自生焉不前定也小學三家蕪塞久足下有志於古文尙修之顧氏古忠孝之士也有闡淡之意者矣攷證之學近世未有先焉者其日知錄所言類純實不泛雜有裨於治其論學則強而爲知者小玷唯此耳其音學五書一廓從來通叶之蔽使學者復聞三代古音其功鉅其用力勤近休甯江先生慎修更彌縫之古音完矣若顧氏所謂豪傑之士也朱氏温秀有雅材然非顧氏比何毛氏之可儕邪足下並舉焉誤矣其以爲信然否也



答羅臺山書

彭紹升

書中論文與道原流分合之故詳矣雖然其於本末先後之  
 辨抑猶有未盡也昔者聖人之於道也既熟復於躬而自得  
 之懼後此之欲至於道者瞽而迷其方因即其自得之實宣  
 之為言其言遠近幽顯不可為典要而一本於人心之所同  
 然主於覺世牖民範之於道而已此文之所由立也孔子既  
 沒微言漸湮羣弟子各私所見離異其宗子與氏有憂之述  
 大學一篇條目甚具而其要莫先於知本子思氏紹明之溯  
 大原於天命著體道實功於戒懼慎獨其末申言入德之方  
 偁引衣錦尙褻之詩惓惓於闡然的然之別其故可思矣孟  
 氏繼作折衷羣聖其言求放心言先立乎其大者其即知本  
 之謂也孟氏沒其傳滋益熄漢唐諸儒沿流滂原各資所得

著書以自鳴及究諸儒生平所守與所著書能不詭於聖人者董氏而止耳王仲淹氏而止耳自司馬遷揚雄以下諸子其所著書於道卽不盡無所見要未嘗深明乎本末先後之故實措於躬行故於道時有所虧明蔽雜半徒使後之學者眩其瑰麗泊道而豔文亟亟焉以空文爲急務非不知本之過與宋興濂溪明道伊川康節晦翁子靜諸先生作實始抽聖緒修明道教其所資厚薄與其得力淺深固不能無小異要其於本末先後之辨未嘗不同而未流之弊猶且騁虛談溺誦說二百有餘年而陽明先生作乃獨苦心畢力擴清氣霧揭致良知爲宗一時之士憬然覺寤各思反求諸心刊除枝葉披尋其根柢東廓念庵景逸念臺諸先生遞踵厥迹精思密踐矩矱益嚴誠灼見乎道之不可須臾離語默動靜一

息不存卽違道遠而曠其官故超然拓無欲以爲基而於無聲無臭會其極以近紹周程遺規上續孔孟以來之正脈泉人心之所同然以復返天命於穆之本又豈語言文字所得而承當也哉足下欲以馬揚諸子系斯文正統則濂溪明道諸先生將爲附庸與抑漫無差別謂並軌而齊驅也至若上下千百年閒躬忠信之質履蹈繩軌至行激發者不可勝數其爲三綱五常所系賴顧不大哉今僅僅以其詞之工者系於統其德行修整文采不章者將不得與馬揚諸子並又非所以爲教也且使後世之志乎道者將由馬揚諸子之文上追孔氏與抑將由濂溪明道諸先生遺書反求諸心而自得之以衍孔氏之傳與覺世牖民其專任又奚屬與當不待煩言而決矣紹升於馬揚諸子之文誠心好之顧其夙昔所志



與生平用力之地則有在彼不在此者惟足下更有以教之

與袁子才先輩論小倉山房文集

彭紹升

往承下顧隅侍倉猝未罄所懷去年聞選勝包山還寓吳閭者兼旬隨詣唐氏敬問起居而行旌已發悵然而返大集敘事文腹笥既富摹繪極工其獨到處驚風雨泣鬼神不足喻也顧其閒傳聞互異多有淆訛敢據所知略陳一二惟垂聽而察焉案八旗通志姚啟聖傳載姚康熙二年中漢軍榜第一授香山知縣八年坐事革職十三年耿精忠反始募鄉兵赴康親王軍今集中謂姚到官日釋諸前官之被繫者令吳興祚說康親王檄召赴軍以十年間事并為一時誤也又志載施琅以順治初歸旗康熙二年累官至水師提督並非姚所奏署後 朝議息兵召還亦竝無疑琅之心至澎湖之戰

制三軍之命者惟琅姚但駐守廈門調遣資糧而已今云施漂泊海上姚率大軍救之恐非事實以旗志及榕邨文集臺灣紀略參之得失可見未稔集中所據者何書也至吳三桂以康熙十二年反明年耿精忠反十五年尚之信反集中屢書三藩反并為十三年事又誤也張楷傳載張在安徽以議寬積欠獲咎案 硃批諭旨及督撫年表張在雍正中無巡撫安徽事又言調撫江西以虧倉穀解任聽勘亦誤此是裴率度事張嘗為江西布政矣亦未嘗為巡撫也陳恪勤傳載陳下江甯獄時趙恭毅巡撫浙江過江甯傳 諭旨亦誤趙以康熙四十一年授浙江巡撫其冬調偏沅陳坐法在四十四年其後再罷職又在四十九年趙尚未去偏沅也沈光祿狀 東巡事在乾隆八年是 巡盛京非山東胡恪靖祭告

南鎮非南岳南鎮者會稽也此上所陳皆顯然可見者其他瑣屑或未易枚舉惟望悉心考核隨手更定俾豪髮無憾而後卽安庶可爲傳世行遠之計不然與爲失實毋甯闕疑此則私心所深禱者也抑凡古人碑志之作未有不俟其子孫之陳乞而漫然爲之者漫然而爲之則吾言旣置之於無所用又無子孫爲之徵則其人之本末不具而徒采道路之傳聞剽搢紳之餘論或援甲以當乙或取李而代桃傳之異日眞僞雜揉是非沓亂不如舉而刪之爲得計也愚意大集諸碑志非有子孫陳乞者削之其事詞可徵本末具者或爲傳或爲狀可也不具者或別爲書事亦可也誠如此在作者旣不至失言而諸公平生行事亦得藉以取信於後世其與夫漫然爲之者大不侔矣執事以爲然否幸進而教之

與族父秋士先生書

彭紹升

不孝紹升敬白秋士叔父自臺山去世後耳目所及罕有能爲銘功述德之文者非弗能爲也才識所囿體卑而力闕不足以追三代兩漢之風故不謂能也近讀叔父集中文字夔然躋古作者之庭誠當今所僅見惜其所撰錄不出乎閨門委巷之間閒有施於政者亦不過專城之寄而已若其人出處進退上可以見朝廷交泰之隆下可以徵人文化成之盛如吉甫之頌申伯樊侯伯喈之碑太邱有道其亦有諸乎則固未之見也夫能爲三代兩漢之文而不得三代兩漢之士之傑然者被之金石以炳耀天地顧近域乎閨門委巷之間豈不大可惜哉吾考卜葬有期事狀已具度今堪任志墓者非叔父而誰念我彭氏自明初迄今近五百年矣會 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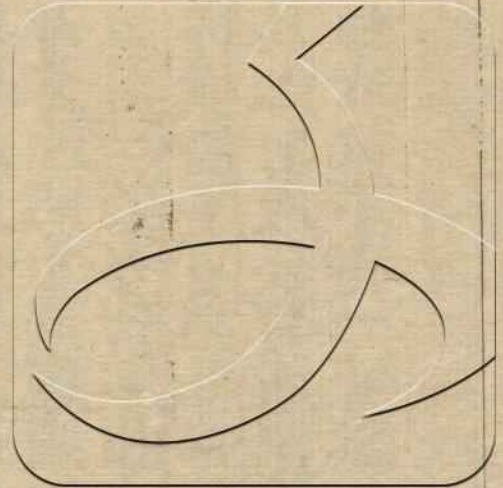
重熙累洽蒙被教澤濡染醜化道德之榮自微而著至吾考  
 而大集其休夫豈適然之遇其所從來殆有積於冥冥之中  
 而非見聞所能盡且又非一身一家之故矣叔父知人論世  
 夙具深識又近在族黨親切道之必非外人所可及他日存  
 之集中令讀者慨然以思皇然如不及雖謂吉甫伯喈復生  
 今日可也用敢冒昧以請幸愍其愚俯賜察納不宣

與王無言書

錢塘

僕少好說文解字一書暇輒觀之遂能漸悟其旨嘗以為文  
 字之作雖別為六書求其要領實不越乎形聲而已建首之  
 文形之本也亦聲之本也有形即有聲至於聲形相切文字  
 日繁而其條理要自雜而不越天子又時為之考定其是非  
 是以文字之本者至周尙存秦漢之際天子不考文民間多  
 以方語亂之本音由是漸亡許氏出於東京時取先漢所傳  
 古文二篆作為是書而其分部主形而不主聲一部之中眾  
 聲雜奏形之疑似分別甚明而聲無統紀故其書有以聲為  
 形如句芴諸部者句部芴部交三協總協當入心思十三部  
 而入則幾自亂其例矣夫文字惟宜以聲為主聲同則其性  
 情旨趣殆無不同若夫形特加於其旁以識其某事某物而

已固不當以之爲主也然僕豈好爲異說哉蓋亦嘗反諸制文之理矣文者所以飾聲也聲者所以達意也聲在文之先意在聲之先至制爲文則聲具而意顯以形加之爲字字百而意一也意一則聲一聲不變者以意之不可變也此所謂文字之本旨也今試取說文所載九千餘文就其聲以考之其意大抵可通其不可遽通者反之而卽得矣且以童子時誦習者證之如政者正也仁者人也誼者宜也非孔子之言乎然則因聲見意者周人之法也可以明文字之宜何主矣僕以此竊不自揆欲別爲一書以申其鄙陋之見顧以其勞拙而於學無補因循者且十餘年今年春始奮然爲之取許氏之書離析合并重立部首系之以聲而采經傳訓詁及九流百氏之語以證焉凡三閱月草創甫竟數年之後庶幾其有成矣然僕豈以是爲著述乎哉亦出於無慘耳士君子讀書宜務知大者遠者而其餘俱可略也是故於經宜考聖王之制作而不必溺於訓詁之說於史宜觀豪傑之謨略而不當纖悉於事迹同異之間使吾之所講者皆可見諸行事然後爲有用之學耳昔蘇明允取戰國策及遷固之史而熟讀之遂自比於賈誼而二子亦皆宰相之材明允之學知史而不知經故近於從橫然不可謂非偉特之士也僕雖好語此而才不足以逮其志何敢妄有所撰論許氏一書直可畢此生矣世惟足下知我故不覺一吐其狂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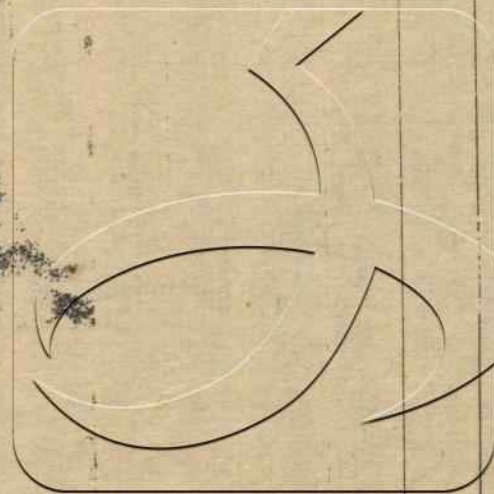


論彭司馬墓志書與學士鏡瀾同年

邵齊熊

伏讀司馬公事狀詳而不繁直而不盡無虛美亦無溢美凡人子欲褒揚其先人者當以此為法祭文筆力清勁比擬不失其倫雖曰詞章亦超出乎流輩矣及讀墓志則惘然若有所失夫以司馬公之立身行己於世道人心所關繫亦非細故矣即遵常事不書之例一切庸行置之可也糾玩賑之州牧則公之急民病可知也劾貪諂之學臣則公之做官邪可知也條餘杭之水利則公於吏治能規遠利可知也陳漕政之闕茸則公於國計能挾奸蠹可知也即此數端司馬公立朝風采可不謂之大賢者哉今顧一概不錄除爵里姓氏世系而外僅作一二虛語聊以塞責不亦誣乎其云治理所宜事不可便昌言之乃凡為言官者所同也遠村窮野婦人

稚子皆知有公乃凡有時譽者所同也昔湯文正公家居二十年里中仕宦者皆不知其名而吾邑一二貪穢之徒其富貴赫奕田夫野婦莫不嘖嘖羨之然則以婦豎皆知爲賢非公所樂聞也且自有文字以來古聖賢之事業功德得以流傳簡策使後世學爲忠臣學爲孝子者非文章之力與使古之時無詩書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聖亦與草木同腐矣而謂人不必以文傳吾不信也夫墓志未出人人望公如景星卿雲爭先覩之爲快今墓志直止於此而已必且舉平日所欽慕而稱道者並起而疑之矣是志不如無志也安得以吾銘不華爲解乎不華誠不華矣所謂質者安在乎夫古之人有事跡不傳而虛論其概其人因而愈顯者太史公伯夷風原列傳是也亦有不著議論列敘諸賢推許之詞反勝於實紀其事者范蔚宗黃憲傳是也志傳雖微有不同立言之體則一旣不能特舉一二事以表揚懿美亦當別作一篇議論文字而乃寥寥數語有同寒蟬抑何苟簡之甚耶今將志中爵里姓氏世系芟去問爲誰氏之銘恐作者亦啞然笑也解之者曰旣有事狀墓志可略不知事狀正以備志墓者采擇倘無可采擇事狀亦徒設也且亦思志銘何爲而作乎千載而下陵谷變遷後世或見墓石知其人不可泯沒肅然起敬重爲封樹人子無窮之戚蓋有寄之頑然無知之物而不忍言者苟無所稱述人將棄而弗視矣豈仁人孝子不死其親之至願哉某辱司馬公知最久不忍公之行事湮鬱而不彰用敢獻疑於左右惟君子察焉



與王濱麓書

吳定

別足下七年矣攜手之歡勤拳攻錯之雅無日不歷於心每  
誦足下書辭及同游自左右來者知足下貧益甚薪櫟不足  
以備風雨無兼日之米爲之喟然三復太息頃者都御史竇  
公主試天下貢士天下之人喁喁企望度足下必能首出其  
儕而又不幸妻同瓦礫以竇公之賢明而足下所遇如此僕  
安能不爲足下鬱鬱哉抑僕之齒長足下九年名未出庠序  
自度鶩下不足潤色於時比年不與鄉大比之列者再矣杜  
門紬繹聖人之經思有所導引以扶來哲而後生新學喜圓  
畏方以故從游之士亦寡膝下長者舊抱羸疾餘尙穉少家  
衆十餘人日嗷嗷待僕舉火性又拙不欲苟取毫髮於人坐  
是益窮境大約與足下類且定聞大寒既至民煥是利大熱

在上民清是走憂貧賤甚於疾病死喪求富貴不避蛟鼉虎  
兕得之則揚眉以喜不得則出涕以嗟故曰比翼之鳥死乎  
木比目之魚死乎海若斯之輩古今相同比戶相望且夫連  
遭之士之莫克伸其長者輒自委曰吾有志無命也然聖人  
繫困之大象獨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志不由命屈伸君子所  
爲泰然游泳於貧賤患難之中而命且自此立也夫不曰聽  
命而曰致命艱貞盡道祇事上天困之所以有取於習坎也  
不曰明志而曰遂志內希不坎非以干名困之所以有取於  
兌說也窮源而後知天下無枯澤素位而後知天下無窮途  
疾風相加樵夫以是笑野草之靡也霜雪旣降堅冰滿河山  
谷之民以是羨竹箭松柏之茂也故文王拘羑里以演易仲  
尼阨陳蔡而絃歌僕方寬其心與足下共謀處困之方豈真  
悼賢者有志無命而爲足下鬱鬱哉夫窮阨之來而不敢苟  
且應之者道之所在也良友睽隔遙遙同值其艱而同勵以  
守者亦道之所在也僕聞天道遠人道邇待蒼龜而襲吉福  
之末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  
其道而福祿歸焉吾知足下之不長困也若僕者將離棄塵  
事上陟天都之峰俯覽萬象出沒煙雲亦足壯也足下他日  
進退百官施澤貧氓其肯辭宮闕之盛麗翩然曳敝履從我  
游乎

答鮑生桂星書

吳定

頃邀惠書省僕動靜安否情重辭温增僕遠望僕自足下北  
游沈默閒處歎左右益少通敏之才可與之深言文學者以  
此私恚他無足懷僕八歲入塾誦四子六藝之書慨然願游



春秋之世追陪顏曾閔冉游夏之倫執經杏壇觀聖人之德  
輝沐浴車服禮器之餘韻又思游南北宋之世偕楊游黃蔡  
諸人立程子朱子之堂旣聞其訓戒已念二者雖不可得然  
烏知今世不有道德淵純之士聚羣講學可扶翼我者旣成  
童出與鄉閭讀書之子游見其所傾嚮者無非科舉之學衆  
人一志傳習成風叩以聖賢之道則羣怪以爲狂癡而笑之  
退而告諸父兄始知講道勸學之風海內衰歇者數十年矣  
於是愴然內悲太息嚮之所志不度也年旣壯涉歷東越吳  
楚之交交游日廣以遠見有嗜好三代舊章法物以考訂爲  
工有慕秦漢以來之詩歌古文以文藻風流相尙私心喜且  
慕謂此雖非吾學所急抑亦可備斯道什一之資宜以餘力  
講明其術也於是或師焉或友焉蓋自幼至今同志相導之

助莫盛於此時矣今者年已五十足不涉四方而四方雄俊  
之羣舊嘗假館於歛者或散或亡不可復合無所慰其意冀  
得一二秀髦後進與之相勸相成而來游者類溺沒於科舉  
舊習而不能爲之展其志拓其才蓋雖考訂辭章之末鮮有  
能助我者况其他乎嗚呼幼志不可遂矣卽壯歲師友相從  
之歡亦渺不可復甚矣歲晚而道益孤也今夫積雲成露積  
霜成雪積溪澗之水成江河何者有所因也騏驥一躍可方  
駑馬十駕然使欲東而西欲南而北則雖騏驥弱駑馬矣何  
者力雖強無策之者也君子之志於道也合衆人之賢明以  
羣相誘掖雖中材企及之而有餘竭一己之私智微能委曲  
與道相從雖豪傑有所不足僕之智不逮中人而偏違衆有  
志於道譬如深居閨室無人導延乃欲積跬步以致千里吾

知有畫地以終焉已鄉者僕方穉昧不自度德薄才庸奮然以繼魯鄒洛閩之傳自任其志豈小哉歲今艾矣而所得者止此思欲畢志盡才責功暮齒而獨學之苦反甚於前遇歧途疇能指我哉此所以中夜伏枕太息而深以不克成其幼穉之志自悲也足下少而才在門牆中最高篤志於學者因來書念僕勤拳故發憤舉僕今昔之恨而一爲足下道之如此

上執政論時務書

章學誠

某雖忝廁甲科曾叨 廷對而未登仕版分同子衿義當謹守卧碑豈敢越俎言事但聞 天子虛已求言竊謂大臣亦宜集思廣益則掾史末流青衫賤士有所 呈獻可備采風不致以草野無稽之說簡編塵腐之言煩瀆 九重而言路可以稍清卽師友淵源知交氣誼雖朝野異處而苟有見聞相與尺牘諏商則於義分不爲踰越茲者大慙旣剪壅蔽俱開一切補弊救偏已見次第興禁卽有未盡之善未去之弊自當有九列之咨諏或兩衙之條舉譬如陰陽布化以漸而成無容汲汲爲杞憂也但求治誠不可以過急而除患則不可以稍延近年以來內患莫甚於蒙蔽外患莫大於教匪事雖二致理實相因今蒙蔽旣決於崇朝則教匪宜除於不日

而強半年來未見鑿然可以解 宵旰憂者恐言語諸公未  
有以教匪所致之由爲 當宁洞言之也逆賊揚言官逼民  
反 九重既知之矣脇從中多良民見寬大之 詔矣夫由  
官逼民反觀之則吏治一日不清逆賊一日得藉口以惑衆  
也以良民脇從推之則吏治之壞恐亦有類於脇從者也蓋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天下之患莫患於知其不可而羣趨於  
不得不然之勢今之州縣是也既曰羣趨則賢者拔擢無由  
而不肖者轉因之以滋利既曰不得不然則犯者有以藉口  
而監臨董率之者不得不相原諒而爲之委曲調劑以自蓋  
其愆夫逆賊之反以官逼爲辭而吏治之壞又有不得不然  
之說則吏治與寇患相爲呼吸必當切究其故而急去之斯  
非一切庶事可以從容待次第者比也州縣倉庫空虛緩急

俱不可恃此本根之說也州縣典守皆不可信一切畱存預  
備之項多提貯於司庫此救弊而不揣其本者也此猶未見  
寇患相與呼吸其最與寇患相呼吸者情知虧空爲患而上  
下相與講求彌補謂之設法天下未有盈千百萬已虧之項  
祇此有無出納之數而可爲彌補之法者也設法者巧取於  
民之別名耳猶憶乾隆三十年間故湖南巡撫李因培欲爲  
虧帑屬官設法彌補 高宗皇帝謂其必至病民重抵其罪  
有成案矣然當日不過一二州縣偶然之事撫臣得用私情  
未有今之明目張膽率土成風幾等頒絲上計然者官吏奉  
行故事咸相習而不復覺也然則此名一日不去吏治一日  
不可得清吏治一日不清逆賊一日有藉口也夫設法之弊  
非僅曰虧空之數取償於民已也假如吏治澄徹大法小廉

特著功令以現今所虧之數分年展限量別民之有力與稍有力者而取償之此萬無之理然使陰爲設法與明懸功令二端聽擇於民則無論智愚必亟避設法而奔趨功令不啻如水之就下矣蓋既講設法上下不能不講通融州縣有千金之通融則胥役得乘而牟萬金之利督撫有萬金之通融州縣得乘而牟十萬之利孟子所云何以利國必使利身利家上下交征理勢然也設法之權操於督撫然則督撫將設法而補今闕數民間將受百倍之累其與明責民償相去輕重爲何如哉且設法之弊非僅傷吏治亦壞人才人之才器各殊而地之宜否迥別銓部不可以資格拘是以移簡調繁甄別斥陟之權授之督撫自有設法以來而督撫不能不以設法之巧拙定爲人地之相宜而才地之與政俗未必果相

宜也爲屬吏者亦多以善於設法爲獲上有道而有用之才不肯盡心於吏治民生爲急務也天下中才爲多習染易於變易况州縣多由科目出身讀書初入仕途正如素絲全視所染如督撫專以吏治民生爲課則稍近中才以上誰不勉爲賢良今以韋布書生初膺民社正恐問道無由而趨謁大吏首請指揮卽令肩承前官累萬盈千虧項責以分卯限年設法彌補强者欲矯名節而無從弱者欲退初服而無路惟有俯就羈勒馳驅於習俗之中久且心與之化而不肖者之因以爲利又無論矣然則人才爲設法之所誤豈少也哉側聞所設之法有通扣養廉而不問有無虧項者矣有因一州縣所虧之大而分累數州縣者矣有人地本屬相宜特因不善設法上司委員代署而勒本員閒坐會城或令代攝佐貳

者矣有貪劣有據勒令繳出贓金而掩覆其事者矣有聲名  
向屬狼藉幸未破案而丁故回籍或陞調別省勒令罰金若  
干免其查究者矣有贖贖之缺不問人地宜否但能擔任彌  
補許買陞調者矣又前此西捐冒賑破案州縣抵罪甚多固  
不爲枉但聞有初任人員前官已多虧空其人拘謹不肯接  
收大吏責令肩承許其冒捐抵補補後亦未再捐其後竟罹  
重罪無可申冤此雖往事但爲設法而起保無誘人犯科事  
敗或驅於陷窞而非其罪也是種種意料難測筆墨難罄之  
弊皆由設法而生也且設法之弊非特損下已也抑且損上  
記曰與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甚言聚斂之爲害也國家財  
賦皆出於民豈盜臣真可畜哉竊聞所設之法聚斂於民十  
之七八侵盜於國亦十之二三也 國家重民瘼水旱災

蝗不惜千萬帑金以拯民難官吏借端浮冒上司通同徇隱  
以爲設法不得不然往往有倍蓰實賑之數者矣 國家重  
民事水利隄閘守衛城垣祈保祠宇一切工程不惜千萬帑  
金以利民生官吏往往先爲設法起見度其可以侵漁若干  
然後奉請興舉不特上司通謀抑且賄囑部議亦云設法不  
得不然是何異竊內府之藏實外府哉假使明白奏請移內  
府金抵外虧空固萬無之理然試爲國計與其設法爲之轉  
不如明奏之爲愈矣蓋明奏不過如數那移設法而爲浮冒  
則冒支十萬彌補所虧之數斷不能滿五萬緣非上下相蒙  
不可爲此而旁分中飽所去固已多矣側聞有某總督憫通  
省之虧空窮於設法因值災賑之會浮請數百萬金將以全  
彌其罅隨有不肖州縣浮報所虧之數請項彌補陰載以歸

置田產者然彼時倉庫已無虧矣後督素號凶貪察知其事但先劾誅一二州縣以示意指羣屬震怖相與歸命求解則將前督浮銷之項毋論已填倉庫及私蝕者悉數追出併入該督貪囊方寢其事而各屬虧空依然如故至今彼地言之爲太息矣設法之弊至於斯極民生固萬不堪此卽爲國計亦何堪有此哉此皆朝野通知又值聖主虛懷納諫何所疑畏而未有直陳其事者蓋恐禁止設法則千百萬之虧項將何措爾愚竊以爲此無患也夫理財之道同於治水古人以貨爲泉良有精義天下止有此水其有決而溢者卽爲竭而乾者之所注也不挽所竭之流以歸故道而日鑿既竭之澤以冀原泉之復故人知理勢所難而今之設法乃正類乎此也且今之虧空所謂竭且乾者其所決之流可以指諸

掌也自乾隆四五十年以來訖於嘉慶二年而往和珅用事幾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贓瀆貨始知蠶食漸至鯨吞初以千百計者俄而非萬不交注矣俄而萬且以數計矣俄以數十萬計百萬計矣一時不能猝辨率由藩庫代支州縣徐括民財歸歛貪墨大吏胸臆習爲寬侈視萬金呈納不過同於壺箠餽問屬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羅剔括不能博其一歡官場如此日甚一日則今之盈千百萬所以乾而竭者其流溢所注必有在矣道府州縣向以狼藉著者詢於舊治可知而奸胥鉅魁如東南戶漕西北兵驛盈千累萬助虐肥家亦必可知督撫兩司向以貪墨聞者詢於廷臣可知聖主神明朗鑒亦必有知其概者此輩蠹國殃民今之寇患皆其所釀今之虧空皆其所開其罪浮於川陝教匪駢誅未足蔽

幸 聖上仁恕不究已往情事可爲幸矣其所飽之貪囊皆是 國帑民膏豈可遺患他人公私交困而尙許其安然肥家以長子孫非惟人事不可天道亦不容矣且康熙末年嘗虧空矣彼時上及部庫通倉其數甚於今日 世宗皇帝洞悉其弊躬行節儉風勵臣工裁革陋規小廉大法未嘗責令設法彌補而所虧之項則取康熙末年貪劣顯著之員查抄抵補十得六七再有不足則以耗羨盈餘分年犁析當時吏治澄徹而府藏充盈恭讀 十三年 硃批上諭可覆核也皇上法而行之則清釐倉庫與整飭官方正相資而不相背也整飭官方之與消弭寇患又爲治其原而清其流也蓋醫家治疾必洞悉臟腑受病之根則深於醫者乃有隔二隔三之治如有餘則洩其子氣不足則培其母原不必見症而拘

所主之焦腑也今之要務寇匪一也虧空二也吏治三也或謂寬陋規以補虧空或謂裕軍實以弭寇患愚謂此皆見症而拘所主之焦腑也蓋事雖分三尋原本一虧空之與教匪皆緣吏治不修而起故但以吏治爲急而二者可以抵掌定也然欲清吏治必勵廉隅欲勵廉隅必使州縣先無法外之累然後可以責其守法州縣之累固由貪橫大吏誅求無厭亦有鉅工大役軍需差務常支之外又有例不開銷坐派捐廉見奏報者州縣廉俸幾何辦公尙憂不給坐派出何欸乎督撫大吏公私呈議罰繳養廉動逾數萬罰賠攤賠之類往往累數十萬雖清廉督撫不能不取給於屬吏至如東撫有犯後調西撫事發是東省之殃貽西省矣或歷數省督撫一旦議罰過重一省力不能辦而他省門生故吏處當道者勢

自不能坐視是一省之殃累數省矣大抵操守愈清則求助愈急以家囊無可應誅求也州縣為貪墨督撫累者十八九矣其為清廉督撫所累未嘗無什一二也竊謂因公之用例不報銷但須核實無虛當籌開款抵補不必坐派捐廉 憲皇帝屢誠捐俸字樣 聖慮遠矣督撫如犯贓私自宜抄沒家產如其因公之誤並可如律議處罰廉罰賠動以累千萬計彼非素封鉅富勢必輾轉累人即使不盡出於屬下孰非朝廷編戶總為損下益上而不肖督撫轉藉以恣剝削者更無論矣今使法外之累皆去則官方整飭民困立蘇逆黨無能蠱惑良民其黨不攻自散除之特易易耳抑聞軍興之地因有例不開銷官吏攤賠諸款而有司計無所出科歛民間甚於他省然而軍儲支給 國帑民膏巧者朘剝而有餘

拙者罄輸而不足賞罰功罪不得其平奏報軍情未盡得實恐逆賊有以生漫易之心此則尤當加意體察者也

上尹楚珍先生書

章學誠

閣下耿介孤直深契 九重新政之初驛徵萬里既陳情而遂養隨進秩以褒忠拜 賜北堂封章南國 聖主賢臣之遇史策不數逢也學誠忝出門下樗櫟之材無用於世然讀書著文恥為無實空言所述通義雖以文史標題而於世教民彝人心風俗未嘗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竊附詩人義焉比閱邸抄 天子初親大政舉錯張弛不異重華承放勳矣加以 聖不自聖虛已求言乃至胥吏末流青衿賤士罔知忌諱冒瀆 宸嚴無不曲賜優容冀來忠讜尤非尋常納諫之主所可幾希然竊怪邸鈔傳播凡 特詔興禁之事無



不洞中利弊深關治忽其廷臣條奏即其可施行者亦多微  
 文末節無當要害豈其有堯舜而無皋夔公卿依日月之光  
 而科道少風霜之節與閣下倉卒召對未竟所懷小子竊  
 不自揣極推吏治之壞其原由於上下通融講求設法彌補  
 虧空民不聊生教匪所以得而蠱惑三上書於韓城老師文  
 多未能遽繕俟後寄呈但不知廟堂公論為何如也閣下  
 圖報殊遇辱詢芻蕘意謂閣下身居萬里之外中朝聞見  
 或未遽周悉建白自當擇其大且要者所謂得綱領而餘可  
 推也此時進言不為不多而未見大收言之益者竊意求之  
 必有其道擇之必有其方按之必有其實三者既備然後良  
 謨出而莠言除也何謂求之必有其道夫卿曹各有職守封  
 疆各專方面聖諭所謂舍己耘人必荒本業是也然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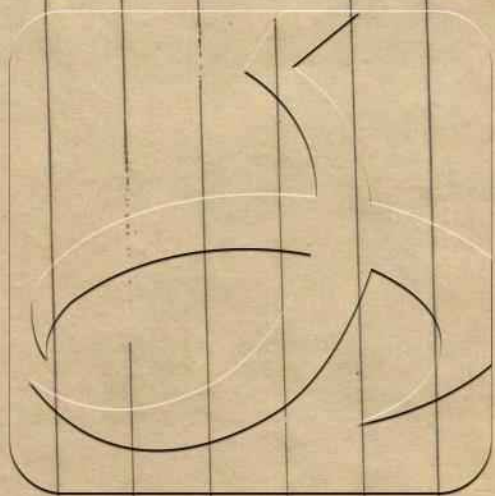
下利弊惟科道得而言之科道數十人中豈必深明治要洞  
 悉民隱又皆公正無私輸忠自靖者哉翰林以文字為職業  
 則有朝考拔之於先又有大考甄之於後科道以建白為事  
 功其擢之也僅以資俸其任之也惟事注銷國計民生常時  
 素未究心一旦求言詔下掇取經生策套摭拾影響傳聞  
 豈其立心不忠蓋經濟世務貴有學識非可取具於朝夕也  
 竊謂科道之見任者宜以建白第其高下而翰林部屬將膺  
 科道選者嚴扁密試一以經濟時務策議決其去取非若向  
 來考選故事僅取具文則朝士大夫競講於經世之學矣今  
 當大開言路之時則科道一途尚嫌其隘宜令部院京堂督  
 撫學政保舉明習治體經濟世務之儒略仿直言科目寬收  
 而嚴別之即不能拔十得五亦必多差次可用之才或較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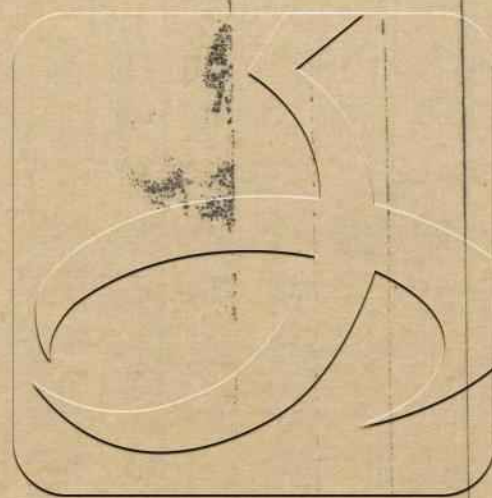
例恩科稍新其精銳之氣也何謂擇之必有其方 聖主深懲壅蔽天下應無伏言而不能不慮其有所伏者言非一端已也唐虞之世君臣齊聖然其疇咨吁咈往復亦至再三不如是則理不盡也况人之言語辭命才具不同蓋有瞭然於心而不能了然於口有工於口說而拙於文辭苟使其意誠長宜許引伸其說又敷奏之體簡明易直即使善為辭者亦不能無隱衷伏義須待啟發其勢不容預防駁詰而過為周曲皆情理所必然也一遭駁詰雖有嘉謨碩畫無可復申則壅蔽不在封事而在集議矣論者謂駁議皆經 聖斷駁而不當 聖主豈肯俯俞不知禹皋詢考咨疇當其未臈合於一帝舜亦無由遽悉其情帝舜執兩端而用其中亦必使兩端皆無遺義非一駁所可盡也且集議之事或下本部或下

軍機大學士九卿會集雖有多人主裁不過一二顯要仍不免一偏之見一面之辭但使言之成理 聖主亦無由逆探進言者之本心而曲諒之况此意未發猶可望於善為辭者相機言之於後既經條奏議駁本人即應避固執之嫌他人又復懼黨護之迹是駁議之弊無異於言路之杜塞也宜請建言有關國計民生會議諸臣無論品秩崇卑皆許各申己見此本舊制而久不奉行今特愷切申明毋再雷同附和則收集議之實而無偏主之患也至於公論僉同議駁者本人果有隱情伏義許其往復申辨往復至再至三則事理顯著必無不剖之情然後執兩用中 聖主斷而行之毫髮無遺憾矣至於黨援門戶前朝惡習防微杜漸為公為私自有睿照權衡不在條議之往復同異也何謂按之必有其實官

邪民隱幸得 上聞又幸議准施行觀者翹首而望效矣乃  
文書一行仍爲具文故事此則建言與不言同議准與不准  
同所謂不壅蔽之壅蔽其害尤甚於壅蔽壅蔽有時可望其  
開此則終古不可開矣竊謂條奏有關於官邪民隱議准當施  
行者卽令條奏之員熟察外間果否實力奉行或簡員勘驗  
或因事參稽如此則條奏之員或有欲劾之人而先爲此奏  
且或拘泥原奏回護執拗以釀事端如安石之青苗者似不  
可行且責成原奏之員隨時糾劾量加甄敘以旌讜言則封  
事皆非傳播空文可以收實效矣 聖主佇言若渴宵旰憂  
勤講求治理可謂至矣而教匪未息烽警吏治未抵肅清民  
生未除疾苦此理之不當然者是以妄意求言而未得取言  
法也惟閣下試采其意上報 九重是不獻言而獻受言之

方其視專爲一事之言爲功亦不尠矣小子亦用是以報知  
已不知有當裁擇否也學誠惶悚再拜





上曹儷笙侍郎書

惲敬

前者敬在甯都上謁先生過聽彭臨川之言諄然以昔人之  
所以爲古文者下問侍坐之頃未能達其心之所欲言回縣  
後竊願一陳其不敏而下官之事上者如古之奏記如牋如  
啟皆束於體制塗飾巧僞殊無足觀至前明之稟幾於胥隸  
之辭矣古者自七宰相至於儕等相往復皆曰書其言疏通  
曲折極其所至而後已謹以達之左右惟先生教正之古文  
文中之一體耳而其體至正不可餘餘則支不可盡盡則做  
不可爲容爲容則體下方望溪先生曰古文雖小道失其傳  
者七百年望溪之言若是是明之遵巖震川本朝之雪苑  
勺庭堯峰諸君子世俗推爲作者一不得與乎望溪之所許  
矣望溪謹厚兼學有源本豈妄爲此論耶蓋遵巖震川常有

意爲古文者也有意爲古文而平生之才與學不能沛然於所爲之文之外則將依附其體而爲之依附其體而爲之則爲支爲倣爲體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巖之文贍贍則用力必過其失也少支而多倣震川之文謹謹則置辭必近其失也少倣而多支而爲容之失二家緩急不同同出於體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此望溪之所以不滿也李安溪先生曰古文韓公之後惟介甫得其法是說也視望溪之言有加甚焉敬常卽安溪之意推之蓋雪苑勺庭之失毗於遵巖而銳過之其病徵於三蘇氏堯峰之失毗於震川而弱過之其疾徵於歐陽文忠公歐與蘇二家所畜有餘故其疾難形雪苑勺庭堯峰所畜不足故其疾易見噫可謂難矣然望溪之於古文則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時

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齷近日朱梅屋等於望溪有不足之辭而梅屋所得視望溪益庠隘文人之見日勝一日其力則日遜焉是亦可虞者也敬生於下里以祿食趨走下吏不獲與世之大人君子相處而得其源流之所以然同州諸前達多習校錄嚴考證成專家爲賦詠者或率意自恣而大江南北以文名天下者幾於昌狂無理排溺一世之人其勢力至今未已敬爲之動者數矣所幸小樂疎曠未嘗捉筆求若輩所謂文之工者而浸漬之其道不親其事不習故心不爲所陷而漸有以知其非後與同州張皋文吳仲倫桐城王悔生游始知姚姬傳之學出於劉海峰劉海峰之學出於方望溪及求三人之文觀之又未足以饜其心所欲云者由是由本朝推之於明推之於宋唐推之於漢與秦斷斷焉析其正

變區其長短然後知望溪之所以不滿者蓋自厚趨薄自堅趨瑕自大趨小而其體之正不特遵巖震川以下未之有變卽海峰姬傳亦非破壞典型沈酣淫詖者不可謂傳之盡失也若是則所謂爲支爲傲爲體下皆其薄其瑕其小爲之如能盡其才與學以從事焉則支者如山之立傲者如水之去腐體下者如負青天之高於是積之而爲厚焉歛之而爲堅焉充之而爲大焉且不患其傳之盡失也然所謂才與學者何哉曾子固曰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達難顯之情如是而已舉文最淵雅中道而逝仲倫才弱悔生氣敗敬蹉跎歲時年及五十無所成就必矣天下之大當必有具絕人之能荒江老屋求有以自信者先生能留意焉則斯事之幸也

答翁覃溪先生書

王芑孫

披誦手教粲然累幅仰承誘獎之殷開喻之切憫其瞑行於荒蹊茅塞之間而不惜講以所聞若欲激厲勸掖以借大道者此其慰幸何可名言且公以高年成德爲後學之故把燭細書勤勤懇懇數千言不能自己此非徒長者眷憐之私又以見大君子與人之誠老而彌篤有如是也芑孫惜學無所知曉生平讀書略取大意頗不欲流連風月爲詞人以沒世并不欲屑屑爲訓詁者訂家言以幽窘於名物象數斷爛無謂之中妄謂三代後士之所可就者其事業不過如唐之姚宋宋之范韓不幸而不遇其文章之可傳者不過如韓柳歐蘇苟能是是亦足矣舍此而高談皆謂之自欺以欺人其誤又不止於學術而已然學者立意則必自昌黎所謂能自

樹立不因循始以此為文章二十年不惟於並世人中無所  
依傍即古人亦不肯專專奉一先生之言以自域其神明而  
拘攣其體勢蓋於長者所云教人自為者亦嘗有志焉然志  
在此而萬分不能蹈其一方自惋恨烏能無跋躓媿汗於真  
儒學士之前也乎詩藁中點出處具見精審日來病瘍雖不  
為大害非應官不出尚遲披奉輒以書宣不一

答朱詠齋侍郎書

陳壽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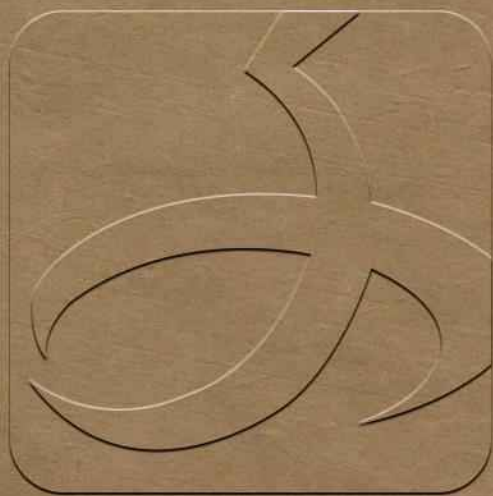
秋冬兩奉手教備荷注存獎勗兼勤曷勝銘感伏惟閣下起  
居綏豫侍奉康怡稽古之榮以是為大所云部務惟在遵循  
舊章稍加辨詰即有喜事不更事名又云聽鼓應官日與舞  
文弄法者相枝拒言之慨然天下事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  
難苟欲直道而行未有不戾俗招謗者小之如鄙人之於書  
院大之如閣下之於部務皆其明驗以此推之其孰不然壽  
祺嘗論三代以下之治不任道而任法不求其本而訊其末  
法勝則情愈遁奸愈滋自秦漢以來歷世數十法日增綱日  
密然開國之初其治常易末流之後其治常難何也始未嘗  
不節目疎濶而後乃細如牛毛也夫法寬則吏無所施其奸  
官得以行其意法煩則小人不足以防而君子先受其困今

監司之吏可以制守令督撫之吏可以制監司六部之吏可以制督撫舉國家黜陟賞罰之權食貨出入之計多束手聽命於一吏之所爲欲天下事之就理其可得哉故嘗以爲今日之勢當如漢法以士人爲吏吏但使之掌文書勿使之動刀筆督撫監司之任當如唐之用幕職不當如今之用幕賓邪慝庸劣者禁其濫充賢能駿異者予之拔擢庶幾事得所左右而人奮於功名然後可與言治也然而蝨官蠹士其害與虎狼螟蚩之吏等是又不可不察誠使在位者上下均砥節致身於其國則吏亦絀於其術之蔑以中而無若摸稜兩可之多何也近世之弊最在粉飾其次脂韋其次牽掣其次因循其次翫愒其次顧忌周旋積重難返蓋非一朝一夕矣安在豪傑之伸其志而樹厥功哉此麋鹿之性所以畏羈繫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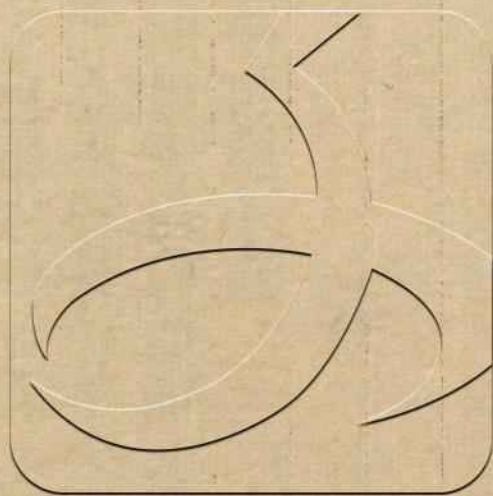
樂長林豐草也德非貢禹才匪相如謬膺薦達何以自容如下走者所謂腹下之蠶背上之毛一把奚足爲重輕乎閣下諒之鼇峰諸生頓除舊習繼此能守而勿失士氣可以復振第壽祺學識闇淺無足爲多士益可憇也年齒未宿精力已衰疾疢牽纏輒多自廢近刻經義二種謹寄呈匡掾此皆在京舊藁比窄增加亦足知其荒落矣鄙文約積五六册多言經學時務未敢問世安得有道能文章如閣下者就正其得失俾無墜迷塗乎惟鑒不宣







國



國  
書  
之  
金

二  
卷  
四  
一

三

